我將這件以下要記述的事件，稱之為「眼睛」。

「眼睛」這事件，和煤礦有關。煤礦，只生產煤的地方。在亞熱帶都市中生活的人，對煤這樣東西，印象不可能太深刻，甚至可能連看也沒有看過。但撇開煤是工業上的主要能源之一這一點不談，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，煤也佔有極重要的地位。

煤，大抵可以分為泥煤、烟煤和無烟煤三類。煤，據說是若干年前——幾百萬年，甚至幾千萬年——的植物，大批的植物林，因為地殼的變動，而被埋到了地底，經過長久的重壓而形成的。煤之中，以無烟煤的形成年代最久遠，也以無烟煤的形狀、外觀最為美麗。在嚴寒的天氣中，看到一大塊一大塊閃光烏亮、光滑晶瑩的無烟煤煤塊，那感覺就像是飢餓的人看到了香噴噴的白飯一樣。

無烟煤在燃燒之中所發出的火燄，溫度極高，火燄是悅目的青白色。無烟煤大都蘊藏在較深的地下，礦工為了採無烟煤，往往要在幾百公尺深的礦穴下工作。有人形容大海是變幻莫測，什麼事都可以發生的，但深達幾百公尺的煤礦，比大海還要更不可測，更加什麼事都可以發生，稀奇百怪，無奇不有，這些在礦坑中發生的怪事，以後會陸續穿插在我的敘述之中。

無烟煤的煤礦中，還有一種十分奇特的副產品，叫作「煤精」。煤精是棕紅色的透明體，有時很大，可以重達數十公斤，有時很小，只有手指或拳頭大小。這種色澤美麗的煤精，是工藝品的好材料，相當名貴。煤精，據說是樹木的脂，積年累月形成的，和琥珀的形成過程相同。

每一塊煤，每一塊煤精，都有着數百萬年，甚至數千萬年的歷史。如果它們有生命，它們肯

定可以告訴我們數百萬年乃至數千萬年地球上的情形。可惜它們沒有生命，在煤之中，唯一有生命的只是一種十分奇特的細菌，科學家至今不明白這種奇特的細菌，是如何在煤中間生活、繁殖的，年代是那麼久遠，久遠得幾乎是完全不可能追究了，實在太久了！

講了這很多有關煤的事，那決不是「題外話」，而是和我稱之爲「眼睛」事件，有莫大的關係的。

閒話表過，言歸正傳。

我自從「回來」之後，對人生的認識進了一大步，所以我幾乎不做任何事，每天和白素一起，在一個十分幽靜的小湖邊垂釣，一面看着垂柳的柳枝在水面拂起的水圈，一面思索着秘奧而不可思議的種種問題。

這樣的生活，大約持續了兩個星期。那一天傍晚，我和白素回家，魚簍中有着十來尾梭魚，替我們開門的，照例是我們的老僕人老蔡。一切全和平日沒有兩樣，但是當門一打開，我看到老蔡的神情之際，我就覺得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了。至少，有什麼不尋常的事，在老蔡的身上發生了！

老蔡的神情，顯得十分驚惶，他爲我們打開了門，後退了一步，當我經過他身邊的時候，甚至可以發覺他身子在微微發抖！

白素顯然也發覺了這一點，因爲她比我先問老蔡，道：「老蔡，什麼事？」

老蔡的語音中，帶着哭音，道：「你們要救救我！救救！」

他雖然說得有點語無倫次，可是他眞正遭到了麻煩，這該是毫無疑問的事。

爲了不使他繼續處在這樣惶急的情緒之中，我立時道：「放心，不論有什麼事，我一定盡力幫助你！」

我在這樣說的時候，對於老蔡遭遇到的是什麼麻煩，實在一點概念也沒有。我只是想，老蔡幾乎是與世無爭的一個老人，不論他有什麼麻煩，都不會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所以我才說得如此之肯定的。

老蔡一聽得我這樣說，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神情已不像剛才那樣惶急，看來他對我很有信心，認爲只要我肯出力，沒有什麼困難是不可以解決的。

我拍着他的肩，道：「來，到書房來！」

我向前走，老蔡跟在我的後面，我們上了樓，進了書房。白素則提着釣來的魚，進了廚房。

一進書房，我還沒有坐下來，老蔡就用他發抖的手，取出了一封信來，當他還想用發抖的手指，去從信封中抽出信紙來之際，我已伸手接過了信來。一則由於我心急，二則由於我一看到了那封信的信封，心中就覺得十分奇怪。那信封相當大，是政府公函用的信封，而且在信封上，印有一行法文，而郵票的顏色十分艷麗，是一個非洲國家的郵票。

非洲獨立國家之中，有不少以前是法國的殖民地，沿用法文，並不算是什麼奇怪的事，奇怪的是，老蔡何以會有非洲的來信，而且，他的一切惶急，煩惱，又顯然全是從這封信而起的。

我接過了信，向老蔡望了一眼，老蔡的手指仍然發着抖，向信指了一指，示意我取信出來看

。我打開信封，將信抽了出來。一共有兩張信紙，一張是潔白的，用打字機打出來的，用的也是法文。信很簡短：基於閣下是蔡根富的唯一親人，所以我通知你，蔡根富由於犯嚴重的謀殺罪而被判死刑，死刑將在六月一日執行。下面的署名是一個政府部門的負責人。

我先看法文信，信中「蔡根富」的名字是譯音，我還全然不知道那是什麼人，我只是極其奇怪，何以一個遙遠的非洲國度之中，一個將要行刑的死囚，會和老蔡發生關係。而且我也不相信老蔡看得懂法文，所以我又向老蔡望了一眼。

老蔡的聲音有點發顫，道：「我不知道那洋文寫些什麼，少爺，你看另外一封。」

我取起了另外一張紙來，而上面用鉛筆，寫着中文字，歪歪斜斜，一望而知是一個識字不多的人所寫的，在字跡上，也可以看出，寫那字的人，正面臨着嚴重的難關而在作最後的掙扎。

信是寫給老蔡的：「四叔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沒有殺人，他們要殺我，一定要救救我。根富。」

信比那封公文更短，可是却洋溢着一個臨危的人求救的呼聲。

我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這個……根富……」

老蔡顯得又悲傷又失望，道：「少爺，你怎麼不記得他了？根富，就是根富啊！小時候，他來看我，你和他一起到河裏去摸過泥鰍！」

我苦笑了一下，到河裏去摸泥鰍，那該是多少年之前的事了！要我記起這樣一個兒時曾一度遊戲過的伴侶，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
我只好道：「根富，他是你的——」

老蔡急地道：「他是我的姪子！是我唯一的親人了！他出洋的時候，曾向我告別，你也見過他一次面！」

老蔡講到這裏，我「啊」地一聲，叫了起來。我想起來了！十多年前，老蔡曾帶了一個年輕人來見我，說是他的姪子，要出洋去。當時，我正忙着在處理一件十分怪異的事，要到墨西哥去，只是隨口問了幾句，所以沒有留下什麼印象。

現在想起來，那個年輕人——根富，當時是一副老實模樣的鄉下人，剪着平頂頭，被老蔡推一下，才肯講一句話。雖然說人是會變的，但是這樣的一個老實人，竟然會犯了「嚴重的謀殺罪」，這無論如何，有點不可思議！

我覺得很慚愧，因爲我從來也沒有怎麼關心過老蔡，關於他這個姪子，我也一直沒有和他談起過。我看了看日曆，是五月十日，也就是說，離蔡根富的死刑執行，還有二十一天。二十一天，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了！

老蔡看到我沉吟不說，神情又變得惶急起來，我先安慰了他幾句，才道：「根富平時沒有什麼信給你？」

老蔡道：「很少，他沒有唸過什麼書的，平時在煤礦又很忙——」

我打斷了老蔡的話頭，道：「他在煤礦工作？」

老蔡道：「是的，聽說已經升做工頭了，管一百多個礦工，這些，我全是聽一個做水手的鄉

親說的，今天，忽然收到了這樣一封信。少爺，那洋文信說些什麼？」

我把那封法文公函的內容告訴了老蔡，老蔡一聽之下，搖搖欲墜，幾乎昏了過去。我連忙抓住了他的手臂。這時候，白素也走了進來，我將那兩封信給她看。白素問了老蔡幾句，問我道：「看來是根富在那邊殺了人，所以被判了死刑！」

老蔡忙道：「不會的，根富決不會殺人，決不會！」

白素皺着眉，道：「那國家相當落後，可能連完善的司法制度都沒有，根富可能是冤枉的，可能連審判也未曾進行過哩，我看——」

白素說到這裏，向我望了過來，不等她開口，我也知道她想做什麼的了！她要我到那邊去走一遭！

可是我却實在不想遠行，而且，我對根富的這件案子，一點也不了解，至少我先要了解情形再說。而現代科學已如此進步，我要了解情形，是不必遠行，可以通過長途電話解決的。

我再細看了看那封公函上的署名，那位先生的名字很長，我只取他最後的一個姓，他姓奧干古達。這位奧干古達先生，我猜，一定是非洲人，他的官銜則是「司法部對外聯絡處處長」。這是一個相當古怪的官職，我不敢肯定別的國家中是否也有這樣的官職，不過在新興國家之中，有些稀奇古怪的官職，也是不足爲怪的事。

我道：「我可以先和這位先生聯絡一下，弄清楚了情形，再決定是不是去！」

老蔡一聽得我這樣說，發起急來，道：「少爺，你非去不可，不去，怎麼救人？」

我呆了一呆，道：「老蔡，你不是要我去封法場吧？」

老蔡的神情，惶急而堅決，盯着我，說道：「少爺，你答應過我的，就算封法場，你也一定要把根富帶回來給我，你答應過的！」

我不禁吞了一下口水，感到十分爲難，老蔡在驚惶悲愴的情緒之下，看來已經不怎麼講理了！

老蔡的要求，我當然盡可能去做，可是那國家正如白素所說，司法制度也未必完善，就算根富眞的沒有殺人，事情也不是我個人的力量所能扭轉的，而且，如果根富殺了人呢？

我儘量使自己的聲音聽來鎭定，道：「老蔡——」

可是老蔡不等我講完，就大聲道：「不必再說了，少爺，你救了他，就是救了我！」

我覺得，在這樣情形下，再說下去，只有更糟，我只好道：「好的，我去救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會盡我一切力量去救他！」

老蔡又望了我好一會，他從來也沒有用這樣的目光盯着我過，看他的神情，像是在審判我所說的是不是眞心話一樣！

過了足有一分鐘之久，他才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少爺，那麼我們叔姪兩人，就交給你了！」

他講了這句話之後，轉身向外走去，到了門口，居然轉過身來，問道：「今天釣回來的魚，是煎還是蒸？」

我揮了揮手，道：「隨便你吧！」

老蔡走了出去，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白素笑道：「這一回要看衞斯理大刦非洲法場了！」

我皺着眉，道：「別開玩笑了！我先得和這位奧干古達先生聯絡一下，還有，這個國家在這裏，好像有一個商務辦事處，你替我去辦一下入境手續。」

白素答應着，我拿起了電話來，告訴接線生，我要和非洲通長途電話，等了大約四十分鐘，電話接通了，對方是那個國家的司法部。當我提到要和「對外聯絡處處長奧干古達先生」通話之後，又等了大約半小時，才聽到了一個操極其純正法語口音的男人聲音道：「我是奧干古達，你是從那裏打來的電話？眞想不到在那麼遙遠的地方，也會有人打電話來給我！我能爲你做什麼？」

這位先生一定十分健談，因爲在開始的一分鐘之內，他根本不給我以插口的機會。

我用最簡短的語言，說明了我的身份，和打電話給他的目的。他呆了片刻，才道：「對，這件案子，實在太複雜了，絕對不適宜在電話中討論，如果你能到我們的國家來，我可以和你詳細討論這件事。」

我道：「那麼，至少你可以告訴我，蔡根富是在什麼情形之下殺人的？」

奧干古達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，和他在一起的人全死了！」

我呆了一呆，道：「什麼意思，被害者不止一個人？」

他叫了起來，道：「一個？一共是二十三個，有七個法國礦務工程師，十四個我國的礦工，還有兩個，是我國礦務局的高級官員！」

我也叫了起來，道：「那麼，兇器是什麼？機關槍？手榴彈，還是坦克？」

他道：「眞的，事情很難和你講得明白，除非你來，事實上，我也有很多疑點，歡迎你來和我一起研究，你說，我可以在國際刑警總部，得到你的資料？」

我道：「是的，你可以去查詢，既然你這樣說，我會來。」

奧干古達道：「我將會在機場迎接你！」

我們的通話，到此爲止。

當我放下了電話之後，我的思緒十分混亂。因爲我原來的一些設想，可全被奧干古達的話所推翻了！

我本來想，根富的「殺人」，至多不過是毆鬥殺人，或者因爲所在地的司法制度不完善，或者因爲種族歧視等等原因，所以被判了死刑。如果情形是那樣的話，根富在那邊人地生疏，如果有我去爲他出頭的話，情形可能會有所改善。

可是，如今，我知道根富被控的罪名是謀殺了二十三個人！那眞是極嚴重的控罪！我眞懷疑如果根富眞是被證實殺了那麼多人的話，我去有什麼用。

可是，我本來還有點不是十分情願到非洲去的，這時，就算有人阻止我，不讓我去，我也是非去不可的了！因爲事情實在令人好奇。蔡根富，一個平凡的煤礦管工，爲什麼會忽然狂性大發，殺了那麼多人？

不論我如何設想，我都無法想出其中的原因來。在電話中，奧干古達好像不願意多說，其中

是不是另外還有隱秘呢？不過從剛才簡短的談話所得的印象，奧干古達，這個非洲國家的官員，並不是一個不講理的人，相反地，還給人以十分理智之感。

我本來想將事情對老蔡說一說，後來一想，老蔡決計不會相信他的姪子會成了「殺人王」的，說也是白說。

當晚，我和白素討論了許久，我和她作了種種假設，都不得要領。最後，還是白素提醒我：這件事，雖然發生在非洲，但死者是如此之多，其中又有白種人在內，在發生時，一定是極其轟動的新聞，何不去找一找當時報紙的資料，可以先知道一下事情的經過？

白素的話提醒了我，夜已深了，當晚只好懷着一肚子的疑惑睡覺。第二天一早就起了身，到了一家我所熟悉的而又保存着最完善資料的報館之中，找到了資料室主任小史。

我一提起那件事，小史就道：「煤礦謀殺案！我們有完善的資料。當時你在什麼地方？怎麼對於這樣轟動一時的新聞，你看來像是一無所知？」

我攤了攤手，沒有回答小史的問題，因爲我實在無法向他說明白當時我是在什麼「地方」！我只是問道：「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？」

小史一面翻資料的目錄，一面道：「半年之前，兇手是一個中國人，譯音叫徐金富。」

我道：「不是叫徐金富，叫蔡根富，你們譯錯了！」

小史用十分奇特的神情望着我，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，你認識他？」

我揮着手，道：「快將全部資料給我，我沒有時間向你多作解釋！」

小史瞪了我一眼，按鈴叫了一個女職員進來，將一張卡交給了她，道：「將第一四九號資料全部給這位先生，記得別向他多問什麼，他今天吃了火藥！」

我只好苦笑，反正我的目的是要得到資料，而我如今已經達到目的了。

我得到的資料十分多，厚厚一疊，大多數是法國本國對這件事的記載，還有本來是外文被翻譯的外國電訊，和，本事情發生的國家出版的新聞雜誌，對整件事情的詳細報導，其中，有根富的照片，大大小小，不計其數。

我在報館，只是將資料隨手翻了翻，就挾着它們，回到了家中，才一進門，老蔡就道：「少爺，行李準備好了，你準備什麼時候走？」我指着那一大疊資料，道：「老蔡，你從來不看報紙的麼？」

老蔡搖了搖頭。我道：「如果你看報紙的話，你就可以在半年前就知道，根富的照片，曾經刊在全世界所有的報紙之上！」

老蔡顯然不知道我這樣說是什麼意思，反倒睜大了眼，道：「真的？讓我看看！」

我嘆了一口氣，打開了資料，讓老蔡看。老蔡一看到根富的照片，就悲從心來，眼眶潤濕，道：「根富這孩子，怎麼變成那樣！」

在照片上看來——幾乎所有的照片，全是他被捕之後，由記者所拍攝的，我已經注意到，在照片上看來，根富的臉上，有一種極度茫然的神情，大多數照片中的他，都抬着頭，直視向前方，看他的神情，像是根本不知道他身在何處，看着什麼！

其中任何一個黑人礦工。

什麼點，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說的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兩個[illegible]了，

以、[illegible]這篇[illegible]的介文：

[illegible]月[illegible]日，[illegible]一樣，和[illegible]煤礦的一千六百多名日班工人，開始了他們的工作。這一千六百多名礦工，[illegible]工作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尺[illegible]公尺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入[illegible]百[illegible]公尺。[illegible]採煤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採煤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人修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加[illegible]煤礦工作。[illegible]，普通工[illegible][illegible]礦工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像往[illegible]礦的交通工具，[illegible]說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一升降機[illegible]，另一組採礦工人，[illegible][illegible]升降機落[illegible]公尺，[illegible]一個斜坡用高高的斜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一個挖一個地方進去。另一組的工人曾說，他碰到一班四組走進斜道之時，並聽得他們[illegible]在說

笑（這條斜道，和地位的示意，都有圖刊出）。

[illegible]一起，因此，組成[illegible]隔離了，在一百七十公尺深的地底，從事他們日常的工作。在某種意義上，[illegible]可以說是與世隔絕的。

[illegible]礦的總控制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號[illegible]四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綠燈亮起，表示[illegible]四[illegible]小組的日常工作，已經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個控制員（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的非洲名字）[illegible]和負責的組長蔡根富通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保持聯絡

[illegible]公尺深的礦坑之中，究竟發生了[illegible]麼事，完全沒有人[illegible]或者[illegible]蔡根富和[illegible]個工人才知道。但是十四個工人全死了，而蔡根富，如果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事[illegible]，連[illegible]也未曾說過。

[illegible]時一[illegible]分，總控制室突然接到[illegible]四的電話，控制員接聽電話，電話是蔡根富打來的。

蔡根富的聲音極其急促，電話是錄音的，全部對話如下：

蔡：[illegible]，快請[illegible]格工程師！

控制員：[illegible]格工程師[illegible]號礦[illegible]！

蔡：（[illegible]）[illegible]格工程師，叫他快來，[illegible]，我對他說的[illegible]叫他快來！

控制員：[illegible]發生了什麼事？

蔡：（大[illegible]）[illegible]！

控制員：我立即通知他，是不是還要什麼人幫助？

蔡根富沒有再回答，可是，他顯然沒有將電話掛上，因爲控制員在立即通知道格工程師之際，聽到了在坑道中傳來的幾下慘叫聲，

控制員知道在一個坑道之中，一定有一些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，因爲，[illegible]有經驗的人，也可以聽得出，這種慘叫聲，只有一個人在面臨極度危險之際，才會發出來的。

控制員想和蔡根富聯絡，可是沒有回答，只是在電話中聽到蔡根富在不斷重複着同一句話。[illegible]，事後經過專家鑑定，那是中國[illegible]北的方言。

蔡根富在不斷叫着的話是：打死你，打死你們！

在蔡根富叫嚷之際，有尖銳的射擊聲，也有不斷的慘叫聲。控制室已經聯絡上了道格工程師，同時，也感到事情的嚴重性，所以通知了警備部門。

道格工程師在接到通知時，正和兩個工程師，[illegible]礦務局高級官員，[illegible]號礦道。當他接到了通知之後，他說了一句至今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意思的話，他說：「啊，中國人，又在異想天開，胡說八道了！」

另一個工程師問道：「什麼異想天開？

請注意，這句對白，道格工程師的第一句和另一個工程師的[illegible]說的，所以在場的其餘工人，全聽得懂的，事後的訪問，所有的人都[illegible]這樣說。

可是，道格工程師在回答另一個工程師的問題時，却用了法語，他才說了幾句，聽得懂法語

的——包括七個工程師和兩個礦務局的官員，都嚇得大叫起來。首先道格工程師說了些什麼，由於在場的其餘工人們離得很遠，不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曾聽得。

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的工人，[illegible]道格工程師們[illegible]。

道格工程師在講完了之後，就[illegible]個工程師，[illegible]礦務局的官員，一起離開，到一口[illegible]小組的礦坑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礦[illegible]精[illegible]道格的[illegible]

出事以後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道格工程師[illegible]到了[illegible]，而在他們趕到，看到礦坑[illegible]的慘象之際，[illegible]的慘狀，嚇住[illegible]個人。

在警衛部隊還未曾趕到之前，總控制室[illegible]電話[illegible]之中，聽到礦坑中發出來的聲音，

[illegible]聽到，[illegible]接近蔡根富的[illegible]，那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根據[illegible]雜亂的嘈雜句簡單的[illegible]兩個簡單的[illegible]，大家也無法知道他是在講些什麼。

[illegible]這時[illegible]，也[illegible]格工程師也[illegible]行多人，還未曾到達[illegible]前，除了[illegible]根富[illegible]人之外，[illegible]根富[illegible]人外，[illegible]的人，全[illegible]了，而在七分鐘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控[illegible]排出，[illegible]時，[illegible]格工程師和[illegible]組的礦坑[illegible]，總控[illegible]時，拔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格[illegible]

，又[illegible]礦務局的[illegible]員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殺我！[illegible]我！[illegible]了，

；[illegible]。

這時，警[illegible]總控制室都[illegible]起來，告急電話，不斷打到警衛室，而且，[illegible]的紅色燈號亮起，[illegible]降用的升降機[illegible]封閉，不准任何人使用，警衛人員[illegible]外，而且，[illegible]層的礦坑，在緊急命令下封閉，連接[illegible]礦坑的[illegible]，工作的[illegible]人和工程師，[illegible]。

總控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在[illegible]的電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是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礦[illegible]，雖[illegible]出的聲音，[illegible]，唯[illegible]根富一人，其餘的人，[illegible]小組的礦工，和[illegible]格工程師[illegible]十人，全[illegible]。

估計[illegible]格工程師等人遇難後的[illegible]分鐘，首批警衛人員[illegible]，有警衛員，[illegible]到了[illegible]場。兩名久經訓練的警衛人員，[illegible]看到現場的情形，就昏了過去。即使是警衛隊長，事後也要服

食鎮定劑，才能維持正常。

警衛隊長當時就作出了一個十分明智的決定：立刻封鎖現場，不准任何人進入。

[illegible]慘案現場的[illegible]，就由他們[illegible]。警衛隊長的[illegible][illegible]內政部[illegible]，實在太聰明了[illegible]

警衛隊長的[illegible]是極其勇敢和負責的。[illegible]一個警衛員都不可遏制地[illegible]，致[illegible]精神[illegible]，精神變得極度頹唐。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本刊記者千方百計，想和隊員[illegible]隊員接觸，但內政部和軍方，都已將他們送到了所謂「安全地點」，不准任何人再與他們接觸。

果是這個原因，為什麼其他的人不發狂，只是祭根富一個人發狂呢？這個假定，當然是不成立的。

我有一個印象，是在那篇報導中得來的，這個印象就是：在礦坑中，[illegible]不尋常的事發生過，而且，發生了不止一次。因為在溫格工程師，聽到祭根富在找他的時候，曾說了一句話，道：「這中國人又異想天開了。」他用「異想天開」之[illegible]，加了一個「又」字，可見得根富曾經有[illegible]的事，向溫格工程師提起，而溫格工程師[illegible]「異想天開」。

而在事故發生之前，根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找溫格工程師，[illegible]了解，被溫格工程師認為是「異想天開」的事又發生了！

[illegible]，祭根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聽不懂法文的人，[illegible]麼事，「[illegible]，溫格工程師和當日的工程師和礦務局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聽了之後的反應，[illegible]嘻嘻哈哈，這一番話，只有一個略懂法語的人，聽懂了其中「眼睛」一詞。

我曾[illegible]，事情既然是這樣可疑，[illegible]根富[illegible]了死刑，他不肯再對任何人說話，是不是願意對一個兒時的遊伴，說出其中的真相呢？

我[illegible]國家去不明了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去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在家裏想，是決計想不出所以然來的。

[illegible]而我決定了要動身之後，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試圖在電話中和[illegible]接觸，但[illegible]卻找不到他，我只好拍了一封電報給他，說[illegible]祭根富的[illegible]。

等到我辦好了手續，上飛機的時候，[illegible]，在這[illegible]之中，我[illegible]說了不知道多少遍：「還有十九天了」、「只有十八天了」。我只好安慰他說，不論情形多麼壞，我一到，就

找最好的律師，申請[illegible]延遲，一定是沒有問題的。

[illegible]電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緊握了我的手。我心中[illegible]，我此[illegible]，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不敢了，我實不能想像[illegible]多年，我[illegible]大的，我實在不想他晚年再有嚴重的打擊。

[illegible]轉機的，在機場停留期間，我[illegible]封電報[illegible]期，

[illegible]接機。問題是在於這件事，越快有[illegible]目越好，所以我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的飛行，飛機，在目的地[illegible]的馬路。而當飛機降落之後，更是跑道寬直，機場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機，[illegible]機場工作人員向我[illegible]來，道：「衞斯理先生？請跟我來，奧干古達先生在貴賓室等你！」

這[illegible]負責，這倒很出於我的意料之外，也使我的精神為之一振，因為[illegible]。

我跟着那個機場工作人員來到了貴賓室，看到了一個服飾極其整齊，身形比我還高半個頭，

「，副精神奕奕，可以接受任何挑戰模樣，[illegible]左右，頭髮[illegible]曲，膚色黑得[illegible]焦炭一樣的非洲男子。那非洲男子一見了我，就站起[illegible]，雙手[illegible]握[illegible]了我的手[illegible]

他握手的力[illegible]如此之大，雖然表示了他歡迎的誠意，但[illegible]我，換了第二個，我真懷疑會不會吃得消。他一面搖着我的手，[illegible]說：「太好了，衛斯理先生，[illegible]奧干古達！」

也[illegible]「[illegible]」的[illegible]，我却[illegible]奧干古達[illegible]個子，我也連連搖着他的手，道：「我想

[illegible]說，[illegible]

奧干古達呵呵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：「[illegible]，國家歐化了，[illegible]骨子的[illegible]人？」

他說[illegible]十分直率，我也[illegible]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很難說，也[illegible]吃人肉的那一類人！」

奧干古達一點也沒[illegible]人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這樣說，然[illegible]，盯着我，道：「我還沒有[illegible]八，我懷疑[illegible]一個[illegible]的肉[illegible]」

我們[illegible]起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把[illegible]我離開了機場，登上了一輛車子，他的職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，[illegible]

來到了車前，奧干古達[illegible]：「我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個月的時間去研究，可[illegible]繼續[illegible]之中。我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資料。這[illegible]友聽到你要來，也極其高興，他[illegible]來了，對[illegible]有突破性的進展！」

我[illegible]住了，等他講完，才道：「我除了見桑根富之外，暫時沒有興趣見任何人！」

奧干古達[illegible]。他[illegible]樣子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看得出他

而[illegible]對我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他

！

奧干古達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問題，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：「[illegible]動！[illegible]！」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！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。奧干古達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在我的口

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。

我[illegible]。奧[illegible]聲

[illegible]

！

[illegible]「[illegible]桑根富[illegible]」，[illegible]

出來？」

奧干古達雙手互握着，一臉懇求的神色，道：「上車再說，好不好？」

我心中充滿了疑惑，本來，我是很相信他的，現在，我也不覺得他在騙我，但是我總想到事情十分奇怪，蔡根富不見了！這怎麼可能？

我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，也當然不肯上車。在機場外面鬧了起來，既不好看，所以當他這樣說的時候，我只有十分不情願地上了車。奧干古達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口氣，也上了車，坐在我的身邊。

上車，司機就駛了出去，奧干古達說的是當地的土語，我不熟悉，雖然曾經請個學習過當地臨時抱佛腳，當然不能精通，但是簡單的詞句，還是聽得懂的。我聽得他在吩咐司機：「到我家去！」

我立時又吃了一驚，道：「為什麼到你家去？我以為是到你的辦公室去！」

奧干古達一面搖着頭，一面望向窗外，顯然是我聽得懂他吩咐司機的話，很令他吃驚。他望了我半晌，才道：「因為警方對你的介紹，你懂得我們本國的十分之一！」

我道：「你對我說出實情，為什麼要到你家去？」

奧干古達道：「蔡根富這件案子，表面上已經結束了，法院判了罪。但是，有幾個人，包括我在內，都認為事情的過程，十分神秘，是在作繼續研究的，警方，我們總統的親自批准，成立了一個小組。反正我是單身漢，也有寬敞的住所，所以這個小組，就在我家中進行工作。」

奧干古達的這番話，不禁令得我肅然起敬！

我一直認為，非洲的新興國家，人都是在政治上都十分落後的。當然，其中有十分落後的，但是卻也有相當進步的。

像奧干古達的這個國家，總統就能批准奧干古達的要求，對有疑點的事情，作進一步研究！

我用十分誠摯的語氣說道：「真出乎我的意料，你們的官員[illegible]」

奧干古達道：「我們人手不多，總共只有兩個人，一個是我，還有一個，就是我想你去見的記者，比拉爾先生！」

我「啊」地一聲，道：「是他！」

比拉爾先生就是[illegible]的記者，但本來就是我想要見的人之一，奧干古達要我去見他，我當然大表贊同，又對奧干古達道：「[illegible]！」

我又補充道：「當然，[illegible]疑問的事，我就是為這個而來的，而且，我首先要知道蔡根富是怎麼『不見』的！」

奧干古達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[illegible]，蔡根富在獄中，意圖自殺，用拗斷的飯匙刺破了自己的咽喉——」

我呆了一呆，蔡根富如果也自殺，事情就太麻煩了！我不能將他帶回去，但不知如何見老蔡[illegible]

奧干古達繼續道：「當時被守衛發覺，可是他已受了傷。守衛帶他到醫療室去治療，醫療室

可能變得相當簡單，但現在……

國人，可能就是蔡根富！」

我暗[illegible]，道：「蔡根富會[illegible]批食物？[illegible]準備幹什麼？[illegible]

奧干[illegible]有道，道：「[illegible]，我們[illegible]不可能！」

我道[illegible]

奧干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華的設備[illegible]了奧干

[illegible]

奧干[illegible]曾經[illegible]官員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！」

[illegible]奧干[illegible]

是[illegible]的事！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究的了！

可是我才踏出了[illegible]門，[illegible]不用看我知何形[illegible]了。我見到的，只是[illegible]一[illegible]除了一堆亂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方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聽。

[illegible]，全[illegible]各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物。其[illegible]多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鋼[illegible]，是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全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，全[illegible]他[illegible]自[illegible]，是[illegible]他不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是

[illegible]來的、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的時候，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一致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名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：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比較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是我[illegible]想不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竟會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！

我和他用力握著手，與千古達在一邊道：「這裏的一切，全是我們小組工作進行必需的工具

和資料！」

我直視着比拉爾，[illegible]：「我讀過了你的報導，精彩得很，自那篇報導之後，可有什麼新的發現？」

比拉爾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：「[illegible]的，[illegible]級官員的[illegible]工作小組之[illegible]總[illegible]」

[illegible]比拉爾對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這[illegible]靜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小組的成員[illegible]！」

比拉爾向我作了一個手勢，[illegible]：「[illegible]！」

比拉爾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注意到，[illegible]機械裝置的機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在他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多人的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個比[illegible]。

比拉爾[illegible]，與[illegible]，比拉爾[illegible]機器[illegible]。「[illegible]」

[illegible]

比拉爾的[illegible]，可以說[illegible]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我[illegible]：「[illegible]器？[illegible]什麼機器？」

比拉爾道：「這是煤礦中使用的水力採煤機。」

比拉爾[illegible]具機器的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「啊」地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也[illegible]

隱隱[illegible]的概念。我[illegible]爾貝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採煤機[illegible]一個鋼製的

喉[illegible]，喉管[illegible]磁線[illegible]喉管[illegible]時

[illegible]千米，[illegible]採煤機高壓[illegible]的

！

[illegible]爾[illegible]點頭，[illegible]

比拉爾[illegible]重壓而

損壞[illegible]，或者[illegible]具體[illegible]這樣的[illegible]板，或

者——」

我突然[illegible]的感覺，[illegible]一個手勢，[illegible]了，

我明白了！」

比拉爾也[illegible]，很同情地望着我，說：[illegible]的，每一次，我一

想起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我們[illegible]，不由[illegible]地互望着，我[illegible]到[illegible]得發亮的臉

上，也現出了[illegible]樣的白色。

那是由於我們一人，都想到了每平方公分八百公斤的力量，衝擊人的血肉之軀所造成的後果之故！

[illegible]

的煤礦中，有好幾口井，[illegible]……——

已經將[illegible]……你的新聞是有由來的。

[illegible]……我點了點頭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……學者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「比古圖[illegible]……LA—QN MA—MA！」

[illegible]

我並沒有開口，因為我那種莫名其妙的神情，告訴了他們我也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。所

以比拉爾立時現出了很失望的神情來。

奧干古達道：「我看我們要[illegible]步[illegible]來，有很多事情，衛先生只是從報導中得到了解，並沒有親身體驗過——」

比拉爾搖了搖手，道：「[illegible]，你要怎樣做好？」

我的思緒也十分混亂，我應該從哪裏開始呢？要弄清整件事的真相，最直接了當的辦法，自[illegible]我的[illegible]，我想[illegible]看看[illegible]根高的[illegible]所，也應該到

[illegible]

慘案發生的礦坑去看個究竟，也想要聽事情發生的[illegible]下來的錄音帶。

我決定先聽聽錄音帶，我把我的意見[illegible]，比拉爾和奧干古達[illegible]，比拉爾的工作十分有效率，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此設備，所有的[illegible]都編了號，依照時間先後排序。

我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破的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叫聲，[illegible]為[illegible]道[illegible]時候，[illegible]簡單[illegible]的那句話，毫無疑問[illegible]的。

[illegible]國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什麼。可是這時，[illegible]

我也[illegible]，奧干古達和比拉爾兩人，但什麼也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發現了什麼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容易的事。

[illegible]

在許多地方。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們的時間，[illegible]

他們雖然[illegible]比如爾首[illegible]你自己的句話，沒有別的意思了?

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我道：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你的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種[illegible]的仇恨情緒，而當他那種仇恨[illegible]

比如爾首：[illegible]

我想了[illegible]，道：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在我家中，家庭的管教相當嚴，我的祖[illegible]

研究！」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可能是極其重要的線索啊！」

比爾[illegible]開口，

[illegible]旁觀中的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「！」

比爾[illegible]樓，我[illegible]到了[illegible]樓，是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個手勢，請我也去。我

跨進房門[illegible]門大約

公尺入[illegible]房間，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備簡單的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時候

什麼特別發現之際，比拉爾又提醒我，道：「你看它像什麼？」

經比拉爾提醒，我不禁「啊」地一聲，叫了起來

那塊煤精是卵形，而兩頭略尖，正中間，又有圓形的一塊黑色的煤塊，看起來，活像是一隻眼睛！

比拉爾笑道：「[illegible]，它像什麼？」

我推[illegible]像[illegible]

比拉爾[illegible]像什麼，它[illegible]塊煤精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疑惑。

我道：[illegible]

[illegible]他曾經[illegible]很多

[illegible]精[illegible]稀[illegible]的！」

[illegible]的巴賓人，他一定是認

[illegible]藏起了一塊呢？是不是這

塊煤精[illegible]

比拉爾[illegible]塊煤精，鑽[illegible]個孔！

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的煤塊[illegible]。這個

「記載，可是沒有。」

奧干古達補充道：「這格一種部專門搜集內中來自細節的煤精，在他的什麼之中，這樣的煤精[illegible]多，[illegible]大觀。」

我問道：「這裏[illegible]，我們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！」

奧干古達道：「[illegible]，總[illegible]！」

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兩個人[illegible]、[illegible]

人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

奧干古達[illegible]」

我[illegible]個人的性命！」

奧干古達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：「今晚我休息，明天一早，請你安排我到一個四小組的煤礦坑去！」

奧干古達[illegible]道：「[illegible]？」

我學着他的聲調，道：「[illegible]現場之外，還有什麼更重要的事！」

[illegible]

比方說向他們說：「[illegible]」

[illegible]。比方說[illegible]

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分句料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

精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有[illegible]

全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

道路[illegible]？

比[illegible]他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比方說[illegible]普通的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比方說[illegible]我也想到了[illegible]

我們[illegible]眼睛！」

「眼睛」本來是極普通的詞語，人人都有，可是這時我們想到的，卻是道路工程師對另外幾

個工程師和礦務局官員的幾句話中，唯一被在場的工人聽懂的，就是「眼睛」兩個字！

這位工程師當時[illegible]，是不是和「眼睛」有關？或者進一步，是不是和一塊像眼睛的煤精有關？而他的話，又[illegible]的人[illegible]呢！

我[illegible]了很久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格工程師[illegible]，我最感興趣的是[illegible]格工程師的書房。原來他[illegible]個採礦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有相當高的研究成績，[illegible]生物學，[illegible]格工程師對古生物中的爬蟲類、昆蟲等的研究，更[illegible]。

在他的書房中，有很多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格工程師的著作。

我[illegible]，他的職業是採礦工程師，誰都知道，採礦[illegible]物的化石，他對古[illegible]興趣，[illegible]，我看到的[illegible]，就有不少是有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！

我[illegible]留下來？」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是找不到！」

[illegible]他提出這個疑問，是一個工[illegible]，也[illegible]是白費力氣

的了！

我讀了[illegible]雜誌[illegible]，我注意到[illegible]物的專家[illegible]

這[illegible]雜誌[illegible]有趣的。

[illegible]分有趣，他竭排眾議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上面。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雜誌，[illegible]

開，找到了那篇短文。

那篇[illegible]重要了。[illegible]的那件

事，而且的確，極其有趣。

[illegible]一本雜誌對人

[illegible]以供研究

[illegible]修，所以工程中的

[illegible]張之際，工作可

[illegible]分為兩，為我們補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雙滿鎖相當

[illegible]我們[illegible]轉代謝的，就工作、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寬一百五十公尺

[illegible]條[illegible]的鱔魚。

[illegible]現代[illegible]分析，其帶也說明了在挖掘過程

[illegible]的具體化石，但[illegible]也詳細形容了這條鱔魚的形狀和顏色，根據

[illegible]

這條鱔魚被挖掘出來的時候，[illegible]四周，有一個大小的空間之中，這個空間離開外

[illegible]地的[illegible]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進行之間，需要採用先打孔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毫無疑問，那是一條活魚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根據[illegible]的地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超過一百萬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情形下，牠是如何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雜誌編輯[illegible]加了一段按語[illegible]

[illegible]說[illegible]兒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有這種可能麼？」

[illegible]的答案！」

[illegible]我們[illegible]洪澤湖是中國的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是為了找尋存在湖底的[illegible]

水底城！」

[illegible]這格[illegible]寫的。在這格的文章之前，[illegible]

已經[illegible]的。

[illegible]物家，他們全是根本否定會有這樣的事發生的。

[illegible]」。

我繼續道：「[illegible]我相信那位作者報導這件事，絕不是出於開玩笑。」

比拉爾道：「[illegible]道格的文章[illegible]」

「[illegible]道格[illegible]開始就寫道：被稱為『中國人的玩笑』這件事，[illegible]對於[illegible]範圍之外的事，法律[illegible]但[illegible]會有這樣的事情，要去作進一步的探索研究！」

我[illegible]科學家的態度！」

「[illegible]公尺的地下生活，而且，這條鯉魚[illegible]被困在其中的。但是道格的態度卻十分客觀！」

我繼續看下去，道格的文章接着大發議論，指責各專家的態度輕佻和不負責任。我以最快的速度看完[illegible]道：「[illegible]一個可以接受怪事的人！」

比拉爾道：「是的，我[illegible]的問題是甚麼，和我當時所想的是一樣：既然道格工程師可以接受一條鯉魚在地底[illegible]的事實，何以他又會說答案是在『異想天開』呢？」

比拉爾說的問題，正是我想到的，他已先我說了出來，我只好道：「你可有答案？」

比卡爾達：「我想，每個人接受事物，是自[illegible]的，這個限度，每個人因爲他本身的思想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比一般人要[illegible]多，但是還未曾高到可以接受分[illegible]他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。」

我對於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「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轉動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知道，現在，[illegible]要的問題[illegible]。

我[illegible]「[illegible]一塊媽媽」之外，其[illegible]。

「[illegible]，我想，不論那是什麼事，這是[illegible]磁場中的事，但[illegible]我

我想[illegible]。

「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，適於自己、令人滿意的答覆，我就不需鬍子，一直留下去！」

我對於比卡爾達[illegible]，在他身上，就看出他是有那種鍥而不捨精神的人。

比卡爾達[illegible]視被封閉了，見過[illegible]之後，我就進

[illegible]

比拉爾說到這裏，神情多少有點沮喪，搔着他的亂髮，道：「照說，在那裏如果有什麼古怪的事情，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。」

我也[illegible]比拉爾[illegible]，他的[illegible]礦坑之中，[illegible]如果有怪事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比拉爾在那礦坑中住了一個月，應該可以遇上[illegible]了！

我[illegible]，我過，[illegible]礦坑去[illegible]，或[illegible]了的！」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此行，[illegible]的煤精之外，可以說一點收穫也沒有。

[illegible]到[illegible]的時候，我倒有感到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煤礦去的行程，安排在明天。

[illegible]比拉爾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多，我就他所說的，再問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我們在各自的打呵欠聲中結束了討論的。

[illegible]，我們[illegible]煤礦進發，駛出不久，一路上，已全是[illegible]煤礦[illegible]的。

[illegible]……了煤礦的……我們……

[illegible]……的煤。

[illegible]……幾個煤礦的負責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……升降機

[illegible]……的……響起

[illegible]……升降機……可以看到像是蜘

[illegible]……在降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……可能也……在這個

時候，[illegible]……升降機……的。他們在升降機裡頭有說有笑，從

來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

我……升降機……升降機停了下來。

比……：「我們[illegible]……公尺，才可以到達礦坑！」升降機的門打開

「我們一[illegible]出去，[illegible]我們[illegible]職員，[illegible]了一個[illegible]，放下了一個[illegible]

連[illegible]，由於在轉[illegible]，所以看不到盡頭。

[illegible]職員的[illegible]網狀的[illegible]。他[illegible]在他的肩，道：「我不是第一次來

[illegible]我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連聲道謝，走進了升降機，

[illegible]降機[illegible]

與[illegible]提起[illegible]小組的礦坑。

與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世隔絕的[illegible]

樣[illegible]備[illegible]有規律的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坑[illegible]的偉大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大約[illegible]

面前現出三條岔道來。

[illegible]兩條坑道，本身是準備向東伸延，開闢新的礦坑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…拼搏。電筒光芒

[illegible]…很良的無煙煤

[illegible]…坑…中的照明設

[illegible]…我看到了一個相

[illegible]…被是開採

[illegible]…坑道的兩邊，直

[illegible]…像是一個甲冑在

[illegible]…比較用心，通風設

[illegible]…的雜物。看起來，這

[illegible]

現在，[illegible]個礦坑中曾經發生過如此駭人聽聞的慘劇。我雖然是第一次來，

也不覺得它有什麼特別可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在煤礦，[illegible]挖出[illegible]樣的，[illegible]

通[illegible]也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機，[illegible]使用[illegible]們的人，可[illegible]易學地做到這種事

！」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開的

[illegible]我們，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根富貴有可能是躲在裏

[illegible]超級市場中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我們[illegible]開始發

動的，[illegible]職員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什麼，[illegible]就行了！」

[illegible]

而我自己也不想去作冒險！」

[illegible]

二十三個人！」

奧[illegible]博道：「我所吩咐的裝備全帶來了？」

中士道：「全帶來了！」他回說。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開了袋子，我看[illegible]袋子[illegible]有防風衣，有[illegible]，有防蟲用具，有[illegible]底。[illegible]備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中士答道：「全部都檢查過了！」

[illegible]

他心中是[illegible]準備，[illegible]

奧[illegible]又指[illegible]

周圍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困難，[illegible]出

手，你有什麼問題？」

「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們知道周圍有什麼東西？」

與[illegible]險的[illegible]

「[illegible]人，[illegible]？

與，[illegible]的，[illegible]攻擊，[illegible]能不將他射

手！」

我[illegible]對[illegible]射手！

與[illegible]個人的人，[illegible]但是一個[illegible]的人、

「如果[illegible]展開攻擊，[illegible]的嗎？

我呆了一呆，無話可答。

與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將他射殺，如果[illegible]他的生命受到威脅，

他自[illegible]」

我[illegible]，我看他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有什麼武器！

與[illegible]

「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

與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開始行動！

中士大聲答應着，配戴起一切裝備，繫緊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就向那個洞口走去。與[illegible]

我們也都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我們[illegible]看到他在前面，[illegible]公尺之後，[illegible]，開始[illegible]

什麼也看不見了。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際，背部也碰到了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中士道：「有，大約三百公尺！」

[illegible]

呼聲，但是我還是竭力扭動身子，盡可能快速地向前移動着，

在向前移動出了[illegible]八尺之後，通道轉了一個彎，變得十分狹窄，我已經沒有法子扭着身子前進，只好快[illegible]。

而當我才[illegible]之際，我的雙足足踝[illegible]一緊，已經被人在中抓住。同時，我聽得在我身後，傳來了奧干古達和[illegible]的聲音，[illegible]衛斯理，回來！」

通道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中止出了事，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也[illegible]的裝備，還出了事，你還[illegible]去幫他？」

我用力掙扎着，[illegible]他們兩人[illegible]了我的足踝，而且在用力向後拉着，我又被他們拉得向後縮了出來，但

我[illegible]雙臂撐住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說道：[illegible]我不能幫他，也得去看看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奧干古達道：「我不[illegible]也再聽到[illegible]下怪聲之後，就完全沒有了聲響！事情已經的確[illegible]了，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說[illegible]：[illegible]

我怒[illegible]：「[illegible]，好好地，怎會壞？你們不要拉着我，讓我——」

我才說到這裏，他們兩人又用力向後拉著，將我拉出了一兩尺，這是名副其實的「拉後腿」，在那樣狹窄的通道中，我有力也[illegible]出來，雖然我想力掙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他們兩人一起的力道卻比我大，我被他們一尺一尺地拉出，終於又來到了可以供人彎著腰站起身的那一段進口處的通道之中。到了那段通道中，我才能轉過身來了，當我轉過身來，看到他們兩人，滿頭大汗的神態之際，我才知道他們要拉我出來，絕不是容易的事。

奧干古達大口喘著氣，道：「偉斯理，理智一點，你再進去，是沒有用的！」

我也喘著氣，道：「總[illegible]中！！」

奧干古達也喘著氣，道：「[illegible]，或者他在那裏，需要醫生的幫忙了！」

我的身子又不由自主震動了一下，轉頭向通道內看了一眼，由于在十公尺左右的深處，究竟遇到了什麼事，現在還根本不清楚。

如果他只是遇到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的身體，[illegible]發了[illegible]，那麼，我應該向奧干古達報告才是！或者，真的[illegible]機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，那麼，[illegible]也應該快來！

我略為遲疑了一下，根本[illegible]好好想[illegible]。比[illegible]說，[illegible]我們先退出去再說！」我卻盯著奧干古達，道：「你說他只需要[illegible]的幫助，那是什麼意思？你[illegible]死了？」

奧干古達喃喃地道：「我們會弄明白的，我們一定可以弄明白的！先退出去再說！」

我也只好嘆了一口氣，在他們兩個人堅決不放我進去的情形之下，我想要進去，自然不可能，所以我只好點頭答應。

等到我們[illegible]的時

是這樣的，[illegible]

叫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而採取行動了！

是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但進入探索，我已[illegible]！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」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點一時衝動，沒有[illegible]！

我抓了[illegible]。我[illegible]的缺點，而她[illegible]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我的缺點！我揮了揮

我們乘搭升降機一直向上升去，等到又回到地面上時，二人都不由自主，鬆了一口氣。

這時，煤礦當局的負責人，也已經接到了消息，幾個高級人員，神色慌張地在等着，奧干古達道：「工程處的負責人呢？」

一個白種人立時踏前了一步，奧干古達道：「我要一具無線電視攝像管連放映機，煤礦有沒有這樣的設備？」

那工程師道：「有，勘探部有。」

奧干古達又道：「還有一樣東西，是無線電控制的車子，不管什麼形狀都可以，只要它會前進、轉彎，我要將電視攝像管裝在車子上，送進一個可能超過三百公尺深的轉彎坑道去。」

那工程師猶豫了一下，道：「沒有現成的，但我們可以立時動手裝配。」

奧干古達問道：「要多久？」

那工程道：「兩小時就可以了！」

奧干古達道：「好，弄妥之後，送到一四四小組的礦坑來！」

那工程師答應着，轉身就走了開去，上了一輛吉普車，疾駛而去。奧干古達和幾個煤礦高級人員走開了十來步，不斷在說着話，我和比拉爾也沒有跟上去，是以也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，推測起來，無非是他在作一些行政上的安排而已。

我和比拉爾互望着，說道：「如果不是你們相信我，可能現在已經知道中士遇到了一些什麼了！」

比拉爾搖着頭，道：「或者，我們連你遭[illegible]一點什麼，也不知道了！」

我嘆道：「總要[illegible]點冒險才行的！」

比拉爾低着頭，將[illegible]的一小煤塊，[illegible]地踢開去，隔了好久不說話，才道：「對，總要[illegible]點冒險[illegible]——」

他[illegible]我們[illegible]的事，實在不是……不是我[illegible]超乎人的能力之外的[illegible]對手。譬如那條奇怪其帶的通道[illegible]

比拉爾[illegible]也[illegible]說，一面還不斷地揮着手來加強語氣，我[illegible]我點頭道：「我只[illegible]

比拉爾望[illegible]

只[illegible]但是我却並不覺得[illegible]難以想像的事，煤礦之中，除了煤之外，還會有什麼？任何也沒有聽說過煤礦的礦隙之中[illegible]就算有[illegible]開的話，也不會有生物生存的！」

比拉爾望了我一眼，道：「記得那條鱔魚？」

[illegible]的，木材在這個凹槽之中，所有一塊煤精，煤精取下來之後，就留下了這樣一個凹槽！」

我「哦」地一聲，比拉爾的解釋，可以[illegible]，煤層之中有煤精，這是極其普通的事，我只不過是少見多怪而已。可是，當我抬起頭來之後，我心中卻又疑惑起來，因爲我看到在這礦坑之中，同樣大小和形狀的凹槽，十分多。[illegible]散布在礦坑的[illegible]壁，甚至是上面。

比拉爾又解釋道：「煤精是樹脂，[illegible]壓縮而形成的，樹脂的分佈，在森林之中，多附有多脂林木，所以煤精[illegible]，但[illegible]的，這個礦坑中，曾有掘出相當數量的煤精來。」

我道：「那些煤精呢？」

比拉爾[illegible]中的這個問題！

[illegible]礦，[illegible]多，都是[illegible]礦中[illegible]的一些事，當作是自[illegible]的事，總是普通，[illegible]煤精，在煤礦[illegible]，就普通之極。

我是對煤礦並不熟悉的人，對於煤精，[illegible]到過了這位工程師的权識之後，總有一點稀奇古怪的感覺，[illegible]好[illegible]問題來。

比拉爾在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個問題，或[illegible]煤礦工人自己收起來了，或許是繳[illegible]太了，[illegible]」

比拉爾講到這裏，我和[illegible]抬起頭來，[illegible]比拉爾自己，也抬起頭來，那是因爲我們[illegible]

人，都發覺比拉爾的假設，是講不通的！

道理很簡單，這些煤精留下的凹槽，還都在煤層的表面，這也就是說，那是在停止開採那一天，發現了這許多煤精的。

如果比拉爾的推斷是，人繼續開採的結果，就會令得這些凹槽不復存在了！

而每一個礦坑，是由煤層之上，挖掘下去開採的，那都可以得出同一個結論：這許多煤精，是在慘案發生之前，才被發現的！

如果，那麼多煤精到那裏去了？

我們一人在爭論，我又道：「或者我對煤精這樣東西，並不是十分熟悉，但是你們看，這裏那麼多凹槽——」

我講到這裏，比拉爾道：「一共是[illegible]個，我早已數過了！」

我道：「三個的一頭、大小，幾乎一致，就是這一件事，已不值得奇怪麼？」

我這句話才一出口，比拉爾就陡地揚起了眉，在他自己的頭上，重重打了一下，他那一下打得如此之出力，令我和契卡定都嚇了一大跳。比拉爾接着叫道：「猪！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！」

我忙道：「這是因為你對煤礦太熟悉的緣故！」

契卡定道：「一塊那麼大塊的煤精，相當值錢，一下子發現了那麼多，會不會」

我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大約值多少？」

奧干古達道：「如果質地純正而沒有雜質的話，可以值三十到五十法郎。」

三十到五十法郎，當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奧干古達的意思我明白，他想說，會不會因為發現了大批煤精，所以引起了打鬥，才發生了慘案的。我立時搖頭道：「不會的，蔡根富是先要道格工程師前來礦坑，一定是礦坑之中，發生了一些他所不能理解的事！」

奧干古達道：「發現了大批煤精，這種事，蔡根富是可以理解的。」

我又問到了老問題，道：「那麼，這許多煤精，到哪裏去了？」

我的問題，並沒有答案，比拉爾忽然走到其中的一個凹槽之前，用手比着那個凹槽的大小，轉過身來，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其中有一塊，是在蔡根富的住所之中！」

他那句話一出口，我也不禁「啊」地一聲，叫了出來。對的，在蔡根富住所的寫字枱之中，就有一塊這樣形狀、大小的煤精。在那塊煤精之中，有一塊圓形的煤塊，以致整塊煤精，看起來像是一隻很大的眼睛！

奧干古達顯然也是見過那塊在蔡根富住所中的煤精的，所以當我「啊」的一聲之際，他也揮了揮手。他還在道：「不對，蔡根富在事發之後，根本沒有機會回到家中去過，怎麼會——」

他才說了一半，我陡地想到了一些事，是可以將一些不連貫的細節連貫起來的。

我忙道：「你們誰也別打斷我的話！」

奧干古達和比拉爾望着我，我又將我在剎那間想到的事，略為思索了一下，才道：「蔡根富家中的那塊煤精，假定是前幾天發現的，這塊煤精，我們又假定它有一定的古怪——」

比拉爾想插口，可是我只狠瞪了他一眼，令得他住了口，我繼續道：「這種古怪，是他所不能理解的，所以他告訴了道格工程師，而道格工程師卻覺得他是在『異想天開』，於是當然也沒有什麼話好說。」

我講到這裏，略停了一停，看看他們兩人的反應。比拉爾皺着眉，奧干古達有點目瞪口呆地張大了口。

我繼續說道：「事情到了那時，[illegible]就是修業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乃綏，[illegible]格工程師[illegible]，修業繼續[illegible]」

我講[illegible]，我自[illegible]，奧干古達[illegible]：「我不[illegible]什麼！」

我道：「那些煤精！」

奧干古達道：「如果你說的那些煤精，和在[illegible]我們見過的一樣，那麼，那些煤精[illegible]沒有什麼古怪。」

我道：「這其中究竟有什麼古怪，我還弄不清楚，但是我必需指出，一件和一百零六件之間，是有很大的差別的！」

比拉爾道：「我不明白！」

我揮着手，道：「很簡單，如果這裏，忽然出現了一隻老鼠，你一定不會吃驚，是不是？」

他們兩人都點着頭，我又道：「如果忽然出現了一百零六隻老鼠呢？

比拉爾和奧干古達都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奧干古達道：「你的比喻很生動，可是那是指生物而言！」

我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你們以為那一百零六個煤精，到哪裏去了？」

奧干古達和比拉爾面對了一下，齊聲道：「[illegible]附近！」

我苦笑道：「我[illegible]，我認為[illegible]分明[illegible]形狀的煤精，一定有古怪，只不過是什麼古怪，我們[illegible]！」

奧干古達想說什麼，但突然叫了起來，他大聲[illegible]，比拉爾去瞪著我。

在奧干古達驚呼之際，比拉爾道：「衛，我們[illegible]現實[illegible]！」

我瞪著眼，道：「事實是如此之特異，我不明白為什麼要現實一點！」

比拉爾提高聲音，道：「[illegible]煤精，不論[illegible]有什麼古怪，[illegible]能將它們想像為生物！煤層已形成[illegible]，有什麼生物[illegible]高溫和高壓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任何生物可以[illegible]在煤層中[illegible]的！」

我指著他的鼻尖，道：「首先，『任何生物』這句話肯定是不對的，如今科學家已經知道，有一種細菌，是在煤中生存的！」

比拉爾道：「對，那是細菌，而且到如今為止，還未在泥煤層中發現過這種細菌！」

我不理會他的辯白，繼續道：「第二，地球在形成的時候，根本是一團溶體，可是生命也產生了！」

比拉爾不斷地要和我爭下去，但奧干古達已[illegible]我們[illegible]，道：「別爭了，我吩咐的裝備

已快速下來了，那個[illegible]已有點什麼，很快就可以[illegible]明白了！」

我們也[illegible]醒了過來，我們三人[illegible]坑道的出入口，只有升降機口，升降機剛好停下，幾個工人搬著東西[illegible]的東西出升降機，又逃出，接著逃出了升降機之中，看來奧干古達的官威，敵不過[illegible]對[illegible]礦坑的可怕致命的恐懼。

我們[illegible]一切[illegible]準備[illegible]礦坑[illegible]，迅速地裝配起來，[illegible]好，[illegible]一輛[illegible]遙控

制，[illegible]電視攝像管，有紅外線攝[illegible]，可[illegible]

另外[illegible]機，我們試[illegible]試，一切都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操控[illegible]駛[illegible]，我們三人，[illegible]

就[illegible]。

車子[illegible]電視攝像管[illegible]駛，我們[illegible]的是煤層相連通道的情形，通道越來越窄，轉了一個彎，又轉了一個彎，[illegible]轉了一個彎，[illegible]轉了第[illegible]個彎，當[illegible]，我們[illegible]，比拉爾首先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，奧干古達也叫道：「[illegible]！」

比拉爾立時按下了遙控器的一個鍵，帶有電視攝像管前進的車子，停了下來。

這時，我們在電視螢光屏上，看到的，是一個半圓球形的隆起物，那是[illegible]進入時所戴的頭盔！

我們三人互望了一眼，奧干古達才又向比拉爾作了一個手勢，比拉爾又按下了發動鍵，電視

當光屏上的畫面繼續向前，十秒鐘之後，奧干古達又叫停。

「[illegible]，我們[illegible]在通[illegible]，只[illegible]無線電對講機。」

我們[illegible]時候，已經十分狹窄，僅僅可供一

個人[illegible]，上面的煤層已經壓到了他的背脊。

[illegible]，我們看到了[illegible]電筒，[illegible]，再接着，是那柄自動步槍，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在電視攝像管中[illegible]在繼續前進，我們[illegible]眨不眨眼

[illegible]，電視畫面[illegible]，變成了一片黑暗。

[illegible]，有什麼東西[illegible]住了攝像管的鏡頭一樣。

[illegible]後退，電視畫面又可以看

[illegible]車子」一向前進，情形和上次一樣，又被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，我大聲道：「通道裏面有生

物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，我看到那個[illegible]「向前推進」，畫面仍

[illegible]，變成了一[illegible]，那[illegible]電視攝像管有了損壞！

[illegible]，電視畫面上的花白的條紋依舊，「

車子一也沒有後退的跡象。

比拉爾開始有點[illegible]，在他忙了大約五分鐘之後，奧利古達[illegible]了起來，道：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」

[illegible]直[illegible]用力推動着，[illegible]在他的行動，

[illegible]一個[illegible]。

我[illegible]

奧利古達[illegible]一個礦坑，[illegible]

封閉[illegible]也沒有人[illegible]

比拉爾[illegible]奧利古達的措施。我道：「你們，麼啦？[illegible]

止，我[illegible]麼失敗，[illegible]成績！」

奧利古達[illegible]，道：「[illegible]」他[illegible]指着

那個，被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：「我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！」

奧利古達[illegible]他的堅決[illegible]：「我[illegible]弄明白！」

我[illegible]

奧利古達[illegible]我的[illegible]！」

我忍無可忍，道：「好，文明[illegible]終於[illegible]了！你在你的國度中可以稱王稱霸，可是，

「無權[illegible]」

與[illegible]了我[illegible]，我實在料不到他忽然會動手，給他出其不意地一推，[illegible]踏出，在我還來不及推擊之際，我已經有了準備，[illegible]

與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我用力將與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在害怕什麼？」

我[illegible]改變，我在[illegible]，他實在[illegible]這樣改變的。而且，[illegible]是以才會突然之間改變了態度的。

他和我推[illegible]和煤屑混在一起的，[illegible]時看來，卻泛著一種異樣的灰色。[illegible]鎮定下來，可是效果卻並不見得怎樣。

他在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，然後他又現出恍然大悟的神情來。他不等與于古達再開口，就對我道：「喔，他們[illegible]，風門如果打開了，就是最大的災害！」

我呆了一呆，心中倒很同情與于古達。他明明是一個接受過現代文明教育的人，可是在他的

心中，仍然充滿了古老的、愚昧的傳說。這種悲劇，也常發生在中國人的身上，我倒是很可以理解的。我[illegible]了。」

比拉爾道：「如果甘木[illegible]遭了不幸，那麼，他是絕不會放下他的武器的！」我皺着眉，道：「[illegible]」

[illegible]發出聲音來。比拉爾道：「這就是問題的癥結，事情[illegible]」

比拉爾[illegible]。我迅速地考慮着眼前的情形，感到[illegible]，而，我已另有打算，道：「那也好，[illegible]的結論的。你們既然同意放棄，我只好算了！」

我這句話[illegible]，他們[illegible]大大鬆了口氣，我也覺得心中暗笑。因為我已有了決定，為了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，將那個洞完全堵了起來之後，才追上了我，和[illegible]紛不能讓任何人進入這個礦坑。

[illegible]。我在想着，中士到哪裏去了？[illegible]電視攝像管的工作而且將之破壞？

[illegible]唯一的方法就是由我[illegible]去看個究竟，而我也[illegible]，我決定自己一個人去，看個

究竟！

當然，這也冒一冒險，可是我生就的喜歡冒險的性格，要是明知有辦法可以解決疑難而得不到實行的話，那會使我寢食不安！

我知道我的行動要快，因為我聽出奧干古達不但要封鎖這個礦坑，而且還準備毀滅這個礦坑，一經猛烈的炸藥，就可以使這個礦坑永遠被埋在幾百公尺的地下，沒有人再可以進得去。

我不由自主地搓著手，裝出一副十分無聊的神情來。

等了約半小時，我才道：「看來，除了等待之外，沒有什麼別的事可做了！」

比拉爾和奧干古達的臉色都很難看，他們一起望著我。我道：「就這樣等著是很煩悶的，借一輛車子給我，我想到處去走走看看。」

比拉爾望著我，道：「你不是也獨自展開什麼行動吧？」

我攤開雙手，裝出一副無辜的神情來，道：「當然不會，難道我喜歡去送死？」

他們兩人都有點無可奈何地笑了起來，比拉爾道：「我要花一番功夫整理一下這裏，結束整件事，你可以用我的車子。」

我索性再裝出從容的樣子來，道：「不急的，我休息一會再說！」

我上了樓，進了自己的房間，一面在洗臉，一面計劃着行動的方針。十五分鐘之後，我又下了樓，奧干古達已經離開，比拉爾正在收拾凌亂的物件，我吹着口哨，向外走去。

我們[illegible]的車子離[illegible]，已經轉上了直通雅奇奇煤礦的公路。

[illegible]什麼都有得賣的雜貨店，規模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便宜[illegible]礦[illegible]的衣服，還買一個頭[illegible]，打扮成煤礦工人的模樣。當我買好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準備[illegible]時，我發現這家商店的[illegible]很精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精雕成的面具。

[illegible]和[illegible]，是我發[illegible]雖[illegible]的，而且有一個十分怪異的特徵，[illegible]兩隻[illegible]，幾乎是常人兩隻眼睛眼角的距離。那隻[illegible]是橫生在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時，我[illegible]用煤精雕出的圖騰上，也有[illegible]獨眼的圖案。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獨眼，使我聯想起索祖富房中的那塊煤精，也[illegible]聯[illegible]。

六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你猜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藝術品愛好者？」

[illegible]人，[illegible]服，我想他一定是這個單

[illegible]是[illegible]一個神像？」

[illegible]大神，當然，[illegible]

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維奇奇大神，管理整個維奇奇國的命運。我們的國家，國境有三分之二是[illegible]維奇奇[illegible]的！

那年輕人[illegible]解釋[illegible]，使我對他們有好感。[illegible]圖騰，[illegible]什麼在圖騰上[illegible]

「[illegible]」

年輕人說道：「獨目是維奇奇大神的特徵，維奇奇，在我們的土語中，那就是一隻大眼的意思！」

我揮了揮手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維奇奇[illegible]煤礦，就是眼睛煤礦。」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獨眼煤礦！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「[illegible]」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獨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獨眼[illegible]！」

[illegible]，和[illegible]成獨眼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成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一隻眼睛的緣故。」

[illegible]，我知道[illegible]，那年[illegible]，我就買了一根高約一公尺的圖騰，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吩咐那年輕人代我包裝好，寄回

家去。

我付妥了錢，走出商店。一出商店，我就開始覺得有人在跟踪我。覺得被人跟踪，這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，普通人大抵不會有這樣的感覺，但是久歷冒險生活的人，十之八九，有這種感覺能力。

起先我還不能肯定，因為在這裏，我根本沒有熟人，也沒有什麼人有理由要跟踪我。但是隨即我便肯定了我的確被跟踪着，而且在一分鐘之後，我已經弄清楚了，在跟踪我的，是一個大約十四歲的赤足黑人少年。

這事情更可怪了，如果奧干古達要干涉我的行動，決不會派一個少年來跟踪我。如果有人看出了我是外來客，想在我身上找些「生發」，那麼這個少年，年紀又似乎太輕了些。

我一面想着，一面轉進了一條巷子之中，就在巷口的一堆雜物後面，隱起了身子。當那少年走進巷子，在巷中探頭探腦尋找我的時候，我已來到了他的身後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頭，道：「你在找我？」

那少年嚇了一大跳，先向前奔出了幾步，再轉過身來，結結巴巴地道：「先生，你是中國人麼？」

我點頭道：「是的，可是你不見得因為我是中國人才好奇地跟着我吧！」

那少年神態忸怩，道：「不是！不是！是我姐姐叫我找中國人的，我姐姐說，中國人很肯互相幫助，而有一個中國人，正需要幫助！」

我想很快地解決這件事，所以我道：「好，他需要什麼樣的幫助！」

到這時為止，我對那少年的話，並不是太相信。我想那少年，無非是在找一個藉口，弄點零用錢花花而已。誰知道我一問之下，那少年反倒現出很猶豫的神色來，道：「先生，你……」他一面說，一面上下打量着我，「你……做什麼？」

我再也想不到對方會向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來，那實在有點令人啼笑皆非。是他來找我要幫助，他倒反而問我是做什麼的！

我攤了攤手，說道：「自然是……」

那少年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沒有法子，中國人很少，我找不到，只好找你了！我姐姐說，需要幫助的，便是這人，唉，全國的軍隊，警察，都在找他！」

那少年這句話一出口，我整個人都不由自主，彈跳了起來！

我連忙一伸手，抓住了那少年的手臂，道：「你說的那中國人，叫什麼名字？」

那少年搖頭道：「我可不知道，中國人的名字很奇怪，他是姐姐的好朋友，我在煤礦裏工作的！」

我的心劇烈地跳動了起來。那是說，如果那個「需要幫助」的中國人，竟是蔡根富的話，那真是太好了！我想不出還有什麼事比這個更好的了！

我的神情變得如此興奮，那少年瞪大着眼望着我，我忙說道：「那中國人在什麼地方？快帶我去見他，他或許就是我要找的人！」

或許由於我表示的態度太熱切了，[illegible]，用力一掙，掙脫了我的手，後退了幾步，疑惑地道：「你……[illegible]？」

我忙道：「不是，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是一個中國人的朋友，我是唯一能幫助他的人！」

少年又考慮了[illegible]：「好，[illegible]我走！」

我忙道：「我[illegible]！」

「[illegible]，我姐姐說，她能[illegible]，不知道那中國人已經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的手勢，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摸頭[illegible]摸頭[illegible]軍警通[illegible]的，[illegible]有所[illegible]了！

我[illegible]也想[illegible]這樣的意外收穫，[illegible]的高興，可想而知，忙道：「好，不用車子就不用！」

那少年用手抹了抹鼻子，向前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他的身邊，在[illegible]食物[illegible]的時候，我買了不少食物，和他一起分享[illegible]，而且[illegible]。他帶著我，專在橫街小巷走，半小時之後，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破舊[illegible]，破舊到了使人吃驚的地步，我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，我猜想已經近了，因為有不少小年，和我的同伴打招呼，有的[illegible]用土語在取笑他。

我聽不懂那些土語，但是可以猜想得到，那一定和我是有關係的。

我有了進一步的推論，在我們看來，所有的黑人全差不多，在黑人眼中看來，黃種人自然也個個差不多。而我現在，[illegible]如果我[illegible]見的黑人，[illegible]相當的[illegible]、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的少女。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眼[illegible]」

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也會成了人取笑的對象。[illegible]

「[illegible]」[illegible]向

「聽[illegible]」我[illegible]！

我[illegible]頂、

到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的木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門木

[illegible]木頭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像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指[illegible]、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門

[illegible]！[illegible]！

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：「里耳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。」

她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住門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

她，看[illegible]我，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，我向她點了點頭，道：

我是里耳[illegible]的，[illegible]他的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道：「里耳，[illegible]了？」

我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是的！」

那女郎說道：「你也跟出吧。」

我道：「小姐，你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來的？」

那女郎又了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進來，里面，[illegible]門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又進來！

里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門[illegible]入。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看到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

亂，花絲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

接[illegible]，我看到了[illegible]個人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在[illegible]張羅洛之[illegible]。羅洛本

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成了[illegible]團的。而且有一點十分奇

特，他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人是天[illegible]花絲[illegible]出了我的名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小姐，是人，我可以說我行萬里，

就是[illegible]了他的[illegible]」

花絲[illegible]神情[illegible]特，道：「你[illegible]？」

我指着羅洛[illegible]的男人，道：「他[illegible]根富，是不是？」

花絲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婭在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了我的問題，我高興莫名，[illegible]家

鄉話叫了起來：「[illegible]根富，我來了！我是[illegible]里[illegible]我來的！」

這幾句話，我曾對着那礦坑中的通道叫過幾次，這時叫出來，實在高興莫名，因為種種謎團

，只要根富肯講，我就全可以知道了！

我一面說，一面又向前走去，蔡根富在床上仍然縮着身子，一動不動，我已經覺得夠奇怪了。而當我向前走去之際，花絲竟用力拉住了我，不讓我走過去，這更令我覺得奇怪。

我向花絲望去，花絲喘着氣，道：「他是蔡根富，可是……在他身上，發生了一些變化，你……最好……別走近去！」

我怔了一怔，道：「我和他是小時候就認識，他有病？如果我不走近他，我怎麼幫助他？」

花絲的神情，十分為難，也十分驚惶，她口唇掀動着，可是卻發不出聲音來。我決定不理會她，輕輕將她推開了些，向床邊走去。花絲急叫道：「你要小心，他的樣子有點怪……」

花絲一面叫着我，一面跳了起來，我心中的疑惑，已到了極點，又向前跨出了一步，已經可以伸手碰到蔡根富了。蔡根富突然講了話，用的是家鄉話，道：「別碰我，千萬別碰我！」

我縮回手來，蔡根富講話了！

我以為他縮着不動，或者是受了傷，他既然能講話，這證明他的身體沒有問題。我忙道：「根富，好了，總算找到你了！你可知道，你阿爹要我將你帶去見他，你現在——」

我要問蔡根富的問題實在太多了，是以一時之間，竟不知問什麼才好，可是在我略停了一停，想着該先問什麼之際，蔡根富已然又說了一句極其不近人情的話，道：「你後退一些！」

我愕了一愕，不知道蔡根富那樣說是什麼意思，如果他是無辜的，這時他鄉遇故人，他應該撲起來和我抱頭痛哭才是，如果他是有罪的，那麼這時他的神智清明，也決不會允許花絲來找人

幫忙他了！

可是也既然這樣說了，我也只好從[illegible]步。

當我發現[illegible]後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人家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兩人在一起，是里斯告訴我的，[illegible]。

我道：「是啊，你的事——」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

[illegible]這裏，[illegible]多久！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發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會留在這裏，我會用[illegible]辦，一起[illegible]

我好[illegible]。

然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見他。

我好[illegible]，我做夢[illegible]不到的情況之下，我再不能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，你的對不起[illegible]了！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見了他之後，隨他[illegible]到[illegible]地方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也不[illegible]，儘管全民軍警都在搜索他，

祭根竟變成了神？他就是什麼神？維奇奇大神？提起維奇奇大神，我倒並不陌生的，在那家商店中，我曾買了維奇奇大神的雕像。

商店[illegible]說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根[illegible]是一個人，如果他已經是神而不是人，那麼這個神也[illegible]樣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逃避了[illegible]軍警的搜捕！當我想到這一點的時候，我心不禁[illegible]起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根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了！

祭根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了，[illegible]有維[illegible]奇[illegible]，

[illegible]緊，也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人了，[illegible]，維[illegible]

的？」[illegible]

他顯[illegible]了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了起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後，他[illegible]是[illegible]的，[illegible]異特，[illegible]就像是人蒙頭大睡一樣。

[illegible]異樣，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」

我[illegible]說，[illegible]，準備[illegible]的在[illegible]。可是我[illegible]，祭根[illegible]聽[illegible]懂我[illegible]說[illegible]什麼，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她[illegible]，她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了我的手臂，現出了十分驚愕的神色來[illegible]

我心中的疑惑，首先得到了解釋，但傳說中桑根富那人的行，實在太驚人了！

我攤開了雙手，道：「為什麼？為什麼他一定是神，所以我不能再看他？」

我這樣說，帶著充滿了嘲諷的意味的，但且我相信，即使是非洲土人，也可以聽得出來。

可是桑根富聽了我這樣說，卻現出了十分神情，分嚴肅，道：「是！」

我不禁呆了一呆，道：「如果我見了他，那我會怎樣？」

桑根富對我的問題，並不立即回答，轉過頭，不知看了多久，看來是在徵求他的意見。

儘管我忽略了四周的環境，但他這時的情形，有一種奇異的意思。他的聲音，聽來也很莊嚴，道：

「見到了神之後，他就會成為神的奴僕！」

他說，我頭皮不禁一陣發麻，雖然在只有一陣聲，聽來是如此的荒唐，而且他講的那兩句話，也充滿了神秘，我的意外，但我問他的問題，看到這樣的回答來！

我怔了一怔之後，才問道：「你是說桑根富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桑根富道：「我本來是桑根富，現在我已經什麼人也不是，我是神的奴僕！」

我大聲道：「不行，我一定要看一看他！」

桑根富道：「那你也得準備成為神的奴僕！」

我笑了起來，又用力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你不要裝神弄鬼了，你是什麼人，你運動？你有什麼神通，會呼風喚雨，撒豆成兵？」

桑根富看來被我激怒了，大聲道：「你對我不敬，我有我的力量，只要我回到山中，我就

有我的力量。」

上。

一樣！

「這是確定的，[illegible]」

[illegible]

是你別後悔！」

[illegible]

一剎那之間，像是全身的血液都凝止了，停止流動一樣！

我也同意，[illegible]一個人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和普通人的[illegible]，絕不相同，可是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是額，

是眉，是雙眼的地方，卻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如此之大，[illegible]，都達到太陽穴，

當中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種令人窒息的光芒，直盯着我。

是[illegible]如此巨大的眼睛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之外，其餘的地方，是一種[illegible]深的棕紅色。而

整個眼睛，像是[illegible]一樣！

本來，我[illegible]，第一[illegible]看到這樣的情景之後，竟會如此之吃驚，頗

為[illegible]這樣的眼睛，我也[illegible]的那塊煤精，就是這樣的顏色和

形狀。

而且，臉上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大到了將近二十公分，這樣的[illegible]，我也見

過，我買的那個維奇奇大神的[illegible]，就是那樣子的！

[illegible]，一個活生生的，有着這樣極大不相同

的。我不知我自窗前[illegible]多久，[illegible]記得我第一句話是：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發生了什

麼事？」

[illegible]那隻眼睛，仍然盯着我，[illegible]已告訴過你，我要成了維奇奇大神！」

我是[illegible]，道：「不！」

我在叫了[illegible]聲之後，突然提出了一個十分幼稚可笑的問題，道：「你化了裝，你化裝成這樣

是為了什麼？為什麼人？」

小眼當向我走近來，事實上，他本來就離我極近，當他走出一步之後，他已經和我變得面對面，鼻尖之間的距離，不會超過[illegible]公分！

也正因為[illegible]，但是我知道他離得我如此之近的原因，是想叫我看看清楚，他如今的模樣已不是化裝的造成的結果。

[illegible]的時候，我感到了吃驚，而就在這時，我[illegible]我聽到[illegible]的聲響[illegible]聲音，我竟然[illegible]了門。

門外就是潛艇，當我[illegible]了門之後，我就整個人跌了出來。

我[illegible]一個人，[illegible]然後，我[illegible]人在如此近距離[illegible]這時，我卻感到[illegible]看我的人，個個了[illegible]他們[illegible]都和我一樣的，[illegible]的眼睛，而不是[illegible]

一隻眼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我一直跌[illegible]，而且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有人[illegible]的門[illegible]

那時候，[illegible]員走過來，說道：「先生，有需要什麼幫忙？」

並沒有化了多少時間，我注意到，當我講到[illegible]半的時候，奧干古達的神情，就變得十分難看，而且喃喃自語，不知道在講什麼。而等我講到麥根富如何的樣子之際，奧干古達甚至轉過身去，面對着牆。

這時，我看不到他臉上的神情，但是我卻可以看到他寬大的背部，在微微發着抖。

直等我講完了之後，他還是那樣站着。比拉爾也發現了他的情態十分奇特，先看了看他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：「我的[illegible]！」

奧干古達突然道：「麥根富變成了維奇奇大神！」

我和比拉爾互望了一眼，[illegible]，但是我卻[illegible]奧干古達的神情變得如此怪異的原因。對我和比拉爾來說，「維奇奇大神」是一個十分陌生的神的名字，不會有什麼特殊的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奧干古達卻不同，他是當地的土人，從小就知道維奇奇大神是什麼樣的一個神，更可能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句話。

[illegible]當時我[illegible]十分留意。直到這時，我才聽出他

他說：「我們完了！我們完了！」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……可以……[illegible]……古達……[illegible]

[illegible]……這個建

築之……[illegible]

……[illegible]……然後當……[illegible]……時期，……[illegible]……人……這麼？

[illegible]……他……[illegible]……之際，仍……[illegible]

奧干古達……[illegible]……我們……人對你這麼！」

[illegible]……宿舍，……[illegible]……直……街……了

我們到了街上，……[illegible]……與干古達……[illegible]……講了幾句

話，我們就……[illegible]……車，……[illegible]……比利……[illegible]……古達駕駛，……由比利駕車，直駛向奧干

古達的住所。

奧干古達在進……[illegible]

我們……[illegible]……奧干古達……[illegible]……我們……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目之中，印象是如何之深刻！」

[illegible]

在古老的傳說之中，[illegible]

這一番話，包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本來，當與于古達頻說「災[illegible]」[illegible]際，我還以為他[illegible]是指大神會[illegible]他們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他的[illegible]他們的民族，[illegible]如此崇拜，但甲大神忽然[illegible]了，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而這個國家的政治體系、社會秩序，[illegible]崩潰，[illegible]難[illegible]。

與于古達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根富[illegible]這樣的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區去——」

與于古達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便[illegible]城市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根富[illegible]他們[illegible]民！

與于古達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他都不想就[illegible]問題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就會[illegible]拜！

比[illegible]爾[illegible]他們，

與于古達[illegible]不敢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，比[illegible]爾[illegible]他的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部！」

比[illegible]爾道：「如果是這樣，他不能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就[illegible]死了，[illegible]何[illegible]！

我和奧干古達面面相覷，答不上來。事情發展到如今這一地步，那比蔡根富在礦坑之中，無緣無故殺了七個人，更加複雜，更加嚴重，也更多疑點和不可思議之處了！我在想了片刻之後，道：「如今最要緊的是找到蔡根富，找到他，再好好問他！」

比拉爾道：「維奇奇山區這樣大，上哪裏去找他？」

奧干古達道：「這倒容易，根本不用我們去找，我相信他如果在山區中出現，儘管山區中沒有什麼通訊設備，但要不了幾天，消息一定會傳開去，不知道會有多少人湧向他所在的地區！」

我心中也不禁暗暗吃驚，道：「我舉一個例子——如果有一隊軍隊，奉命去逮捕他，而看到了他的樣子之後，是不是會違抗命令？」

奧干古達伸手在臉上重重抹着，道：「毫無疑問，軍隊會變成他的軍隊，而且將會是世界上最忠心、最勇敢的軍隊！」我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如果是那樣，那就要阻止他在羣衆中露面！」

奧干古達神情悲哀地搖着頭，我急急地道：「情形和你想像的多少有點不同，蔡根富不一定要從山區開始，在城市中，他一樣可以發揮他那種無比的影響力，可是他卻一直是在花絲的家中躲着，而且還用布包着頭，不讓人家看他！」

奧干古達聽了我的話之後，先是呆了半晌，然後，像是服食了興奮劑一樣，直跳了起來，道：「對！事情和我所想的，多少有點不同！」

我道：「你應該慶幸，變成了維奇奇大神的是一個中國人，而不是你的同胞！」

奧干古達呆了半晌，道：「可是他卻和一個知道大神傳說的人在一道，而且，你說，蔡根富

已經有了[illegible]神的力量，能使[illegible]

我深[illegible]我很難[illegible]

在突然[illegible]，也有[illegible]能力！

與卡吉達的[illegible]

力量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與卡吉達[illegible]

與卡吉達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比[illegible]

與卡吉達[illegible]

個人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說[illegible]山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我自[illegible]到那[illegible]力，[illegible]

與千古達道：「是的[illegible]一幅巨大的壁畫，[illegible]解釋的。當時，我準備

[illegible]在世界[illegible]什麼事，[illegible]一幅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會議，我們考慮到[illegible]

大，所以才作罷。」

我[illegible]「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族人[illegible]

信之間。」

[illegible]一幅壁畫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總有[illegible]

的！」

[illegible]會到[illegible]

我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一定會！」

[illegible]還在考慮[illegible]

[illegible]」

奧干古達停了下來，[illegible]：「[illegible]你們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根富倫到那山同去，可是……[illegible]，說來慚愧，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！」

雖然我[illegible]有好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，比拉爾[illegible]，要是[illegible]，不敢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行了！」

奧干古達轉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到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看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一個重大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，我們一個人一起去！」

比拉爾[illegible]了，[illegible]，我們兩人都[illegible]興，[illegible]奧干古達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的恐懼而高興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到[illegible]，那自然[illegible]高興。

[illegible]奧干古達[illegible]的恐懼，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猶豫，[illegible]能[illegible]了出來，他揮著手，道：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我們[illegible]人一起去，可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們，比[illegible]可能有極度的危險！」

比拉爾道：「我們全是成年人，[illegible]決定。」

我大聲道：「[illegible]，我們[illegible]。」

奧干古達道：「好，那我們就分工合作，我去準備直昇機，比拉爾去準備爬山的工具，衛斯

理去準備乾糧、食水——」

他講到這裏，我舉起了手來，道：「這些準備工作，比拉爾可以做。」

奧干古達望着我，道：「那你準備幹什麼？」

我道：「你們要準備多久？」比拉爾道：「有四小時，足夠了！」

我道：「四小時，我也足夠了！我只去一個小時，就回來，趕來和你們會合！」奧干古達和比拉爾一起望着我，奧干古達道：「你，你一個人到礦坑去！」

他顯然是以為我又節外生枝了，我又準備一個人到那個礦坑中去的。本來，要是再到里耶的礦坑去，見到了桑根富的話，我，也許又要冒險了！

實際，我想利用這四小時的時間，趕到礦坑去，但是我，聽得奧干古達這樣說，我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放心，我已經暫時放棄了深入礦坑的念頭，現在，去找桑根富，比什麼都重要！」

比拉爾道：「那你準備幹什麼？」

我指著上面，道：「上面，桑根富房中的抽屜中，有一塊眼睛中的煤精，我可以肯定，這塊煤精，和進了桑根富的頭上，使桑根富變成了離奇大亨的那一塊，是一模一樣的。我要趁這四小時的時間，徹底研究一下那東西！」

比拉爾和奧干古達互望了一眼，神情都有點驚異，我看出他們心中在疑惑的是什麼，我道：「你們可以放心，在我看來，那塊煤精，也已經死了的！」

與[illegible]聲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說[illegible]，也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精！」

[illegible]精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不論是什

[illegible]東[illegible]。」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！」

比[illegible]與[illegible]個人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或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有一塊

[illegible]

比[illegible]，繼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等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鐵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好！」

也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駕駛直[illegible]機。[illegible]外[illegible]駕駛員

「[illegible]」

與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地[illegible]

[illegible]。」

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之後，由[illegible]來接我到機場去，

，比[illegible]則[illegible]直接[illegible]機場。

[illegible]

靜地躺在櫃中。

[illegible]

不覺得害怕。

[illegible]

來，着亮了燈，照着那塊煤精。

[illegible] 一個人的 [illegible]

了那麼巨大的一隻異物之後，如何還可以生存？照說，這樣體積的一件東西嵌了進去，腦部一定遭到破壞，人也必然死去了！

可是，祭根富非但活着，而且，還和我所知的祭根富不同，變成了十分有自信，十分難以對付的一個人！我再看那塊煤精，心中不[illegible]煤精，[illegible]那隻巨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那是一隻巨大的眼睛，[illegible]的「眼白」是棕黃色的，「眼珠」是[illegible]色的，和祭根富[illegible]的那隻一樣，[illegible]祭根富[illegible]隻，[illegible]閃耀着[illegible]異樣[illegible]，在我面前的[illegible]一隻，[illegible]是不[illegible]的，[illegible]那塊煤塊，我雙手將那東西取了起來，我立時又注意到了那個直通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當然是工具鑽出來的，我[illegible]地想起，我在[illegible]那一塊煤精[illegible]，它是祭根富在出事前若干天發現的，是單獨[illegible]，當他[illegible]了這塊煤精之後，他就覺得這件東西十分古怪，但他所[illegible]的事[illegible]，他[illegible]時通知了達寧工程師。[illegible]事情實在太怪異了，[illegible]達寧工程師根本不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看那東西，所以祭根富就只好自己來研究。

[illegible]這東西[illegible]，是祭根富弄出來的，那麼，他的目的是什麼呢？是「殺死」那東西？是那東西的「眼睛」，令他感到那東西是活的？

我[illegible]也有[illegible]，而我到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個仔細。我開始[illegible]着，那塊煤精絲毫無損，接着，我用力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那塊煤精，發出了一異樣清脆的碎裂之聲，裂

了開。[illegible]東西裂了開[illegible]，我實實在在[illegible]

那東西在[illegible]

厚殼碎了之後，[illegible]、腥濁的液體。我[illegible]，唯恐被那種液體，沾染了我的皮膚，我[illegible]

那種透明、腥濁的液體，迅[illegible]

、裂開[illegible]

那種液體流着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

在我[illegible]等

了片[illegible]

十分精密的分析，[illegible]

這時，這種液體，[illegible]漸漸[illegible]了，如[illegible]，我再膽大，也不敢用手去碰它們，我用[illegible]片小木片，挑起了[illegible]，放進了[illegible]瓶[illegible]

然後，我將[illegible]一[illegible]到了地[illegible]，用腳踏住它，[illegible]那看來像[illegible]樣的，[illegible]種十分硬而韌的橡膠一樣，我無法將之踏扁。我從來也未曾見過那麼古怪，說不出名堂來的東西。

我曾經假設那東西是活的，可是這時看來，實在一點也沒有活的表現。如果說是生物，那麼

它的形狀像什麼呢？我們常見的生物之中，[illegible]這樣[illegible]擬，好像

一個細胞。[illegible]細胞[illegible]這樣[illegible]狀的，[illegible]（[illegible]充）、圓形的

細胞核（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）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細胞[illegible]

之的組[illegible]，就像是[illegible]細胞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到[illegible]

機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們[illegible]驗[illegible]

了檢驗，[illegible]

我們[illegible]，我多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事，想

[illegible]，眼晴[illegible]到了眼球[illegible]疑問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說也見到了[illegible]

像通過之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攝[illegible]已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攝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際，中[illegible]射出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也[illegible]

是爲數大約上多隻「那東西」！

「那東西」一直是活的，它們上緩慢地，但卻固執地在前進。它們前進的方式，是先使整個身子弓起，然後放平，像是某一種毛蟲一樣。在它們的身子放平之際，就發出「達」的一下響。

「那東西」在移動之際，它們的「眼睛」，發出變幻不定的神光。當我看到它們之際，其中有兩隻，已經爬上了那僕人的脚背。那僕人的雙腿，猶如釘在地上一樣，儘管身子發着抖，可是雙腿卻一點也不能動，我自己也是嚇呆了！

別說那僕人了，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，就算是我，這時也真嚇呆了！

當我可以定過神來之際，大約只不過一分鐘，我看到爬上僕人雙脚的兩隻「那東西」，已經來到了他的大腿部份，而另外有更多的，也爬上了他的雙脚。

我急得叫起來，道：「把它們打下來！打它們下來！」

僕人總算聽到了我的叫喚，轉過頭，向我望來。可是他臉上帶着一種絕望和恐怖欲絕的神情，顯示他根本沒有能力打這些東西下來的。

我一面叫着，一面向那僕人奔去，驚惶中還十分慌亂，我又走得太急，才走出了一步，便被地上放着的不知是甚麼東西，絆得跌了一交。

當我仆跌在地上，雙手在地上撐着，準備跳起來時，就在我的面前，「達」地一聲，一隻「那東西」剛好放直它的身子，它移動的一個姿勢，離我的鼻子，不會超過十公分。

我大叫一聲，我手上沒有武器，只是順手一揮，抓到了一樣東西，我根本沒有時間去看我抓

到的是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東西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貼到我的[illegible]，當我手上[illegible]有物[illegible]時[illegible]東西[illegible]，同時，身子向旁[illegible]，滾了開去。

我[illegible]用力[illegible]擊[illegible]東西[illegible]「[illegible]東西」發出了「拍」的一聲爆破聲，就像是我拍破了一隻[illegible]氣球[illegible]樣，我[illegible]，直到[illegible]，我才[illegible]，被我[illegible]，拍破了「那東西」的，是具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被我拍破了[illegible]，流出[illegible]的液汁來。

我[illegible]，從我[illegible]手就拍破了一[illegible]難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抗拒。我[illegible]準備撲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時，[illegible]聲[illegible]聲[illegible]射[illegible]一個[illegible]人身體的怪物[illegible]子彈穿過了怪物，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槍聲響了[illegible]，子彈射進他的體內而旋轉，跌倒，再[illegible]人當[illegible]的，

[illegible]在繼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人身子的怪物，每一個怪物被子彈穿過之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汁來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在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下[illegible]掉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色灰白，[illegible]的手指，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色[illegible]白，[illegible]，可見他[illegible]在用盡

指。

起氣來。

[illegible]

「摧毀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部[illegible]——[illegible]物[illegible]」，[illegible]快！

車隊[illegible]，我們[illegible]的激[illegible]了

國[illegible]，顏[illegible]，漸漸變[illegible]。

看到[illegible]樣的變化，我和奧[illegible]人，都大[illegible]驚，奧[illegible]拉着我直奔了出去，首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備[illegible]，我們[illegible]他們[illegible]，我們[illegible]，用最快的[illegible]。

「車房裏有汽油！」

[illegible]，快！[illegible]

[illegible]變成了[illegible]要[illegible]的東西

技[illegible]，另[illegible]

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

打[illegible]奧[illegible]減[illegible]！

[illegible]多久，[illegible]防員和[illegible]防[illegible]，奧[illegible]古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，大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首[illegible]，不[illegible]撲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！

在附近[illegible]人，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光[illegible]了奧[illegible]古[illegible]，但顯然由於奧[illegible]古達在這個國家中

的高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人敢[illegible]議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人員將附近聚集的人[illegible]驅散。[illegible]了　小

時，才逐漸[illegible]，與卜古達的豪華住宅，也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亮了[illegible]與卜古達望了我一眼，低聲道：「[illegible]」

我道：「[illegible]才比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如今，我們無法進入火場。」

與卜古達將兩[illegible]，看他向屋子射水，又過了半小時，我和與卜古達一起利用消防員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我們、進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總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有關資料，[illegible]在這屋子裏，這時，也變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樓梯[illegible]的一切，[illegible]「那東西」的蹤跡了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樓[illegible]敗壞地衝了進來，原來早已過了我們約定的時間，比拉爾[illegible]我們[illegible]來的。

他[illegible]我和與卜古達，連聲追問發生了什麼事，我說道：「我會對你詳細說的，請你別心急。」

比[illegible]」

與卜[illegible]」

[illegible]，直駛機場。

[illegible]

的經過，告訴了比拉爾。

[illegible]

與千古達道：「怪物！」

[illegible]之[illegible]，在轉[illegible]，就可以化作出[illegible]數隻來看[illegible]不可能的事[illegible]

我駕駛[illegible]時，[illegible]直沒有[illegible]各樣的想像佔據[illegible]時候，我離開了駕駛座，由此拉

開駕駛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的人[illegible]人們的[illegible]靜。

[illegible]他[illegible]計不會有

[illegible]我們[illegible]等他[illegible]！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大神的身分，影響[illegible]我想[illegible]還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就會見到了[illegible]怎麼樣[illegible]東西什麼的[illegible]硬挖

下來？」

[illegible]問題[illegible]的

[illegible]一挖[illegible]挖了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淋淋的[illegible]想到這裏[illegible]人

不由[illegible]人走到死亡[illegible]的事[illegible]的是完全不可測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我們[illegible]根深的口中，知道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我們

比拉爾沒有再出聲，又四小時後，他交由奧干古達駕駛，而在奧干古達駕駛了三小時之後，最後一小時的航程，是由我駕駛着的。

這時，已經過了黑夜，又到了天明時分。不多久，朝陽升起，我看到我們已經在密密層層山巒的中間，向四面八方望去，除了山之外，什麼也見不到，就像是身在大海之中一樣。

我很想問奧干古達，如何在這樣的崇山峻嶺之中找到那個山洞的，可是我提了兩三次，奧干古達都支吾其詞，沒有直接回答我，我自然也不好意思再追問下去，可是又想不出他有什麼難言之隱。

到了天色大明，我根據地圖上的指示，開始低飛，找到了一個比較平坦的山頭，停下了直昇機，等到機翼的「軋軋」聲停止，我跳下了直昇機時，簡直有置身於第二個星球上的感覺。

附近的山形十分奇特，長滿了大樹，全然無路可走。比拉爾忙着將他準備好的裝備、食物搬出來。我和奧干古達各自背負了一些，我用一柄鋒利的刀開路，向山下走去，到了半山。

奧干古達指着一條依稀可以看到，但是已長滿了灌木的小路，道：「就是這條路！」

比拉爾道：「上次你也是走這條路去的？」

奧干古達不出聲，只是用力揮着刀，去斬路上的灌木，我和比拉爾互望了一眼，比拉爾大有不滿的神情，我卻只覺奇怪。

因為自從我們一見面以來，可以說是坦誠相對的，可是為什麼一提起這件事，奧干古達就變得如此支吾不肯坦誠相對呢？

我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可是，[illegible]有點不同。」

與于[illegible]，越[illegible]離[illegible]近，我[illegible]中的恐懼[illegible]就越甚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情[illegible]。我們[illegible]

幽微的影響[illegible]產[illegible]精神[illegible]物了！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環境[illegible]

[illegible]事物[illegible]

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輪[illegible]。這樣的輪班

[illegible]雖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我，我被[illegible]之[illegible]疲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能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得我[illegible]

起[illegible]

[illegible]了，我[illegible]

山[illegible]，聲音雖然低，但如果凝神細聽，[illegible]像是[illegible]

鼻，仔細聽去，像是有人在哭泣！

這[illegible]

[illegible]著我。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散的神，擺出這樣的姿勢來！

我仍然一聲不出地看着他，看到他伏了片刻，雙手揚起，上身也揚起，然後，雙手又緩緩按在地上。我知道[illegible]，他[illegible]某一宗教儀式。

他連續作了[illegible]的動作之後，[illegible]聲來，[illegible]。

由於我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的十[illegible]。

只[illegible]分[illegible]。

又[illegible]了起來，雙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做了

[illegible]分奇特的[illegible]口！

[illegible]人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口，

而且[illegible]雙手[illegible]，雖然[illegible]，但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聲中。

這一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，我的[illegible]，它遇到[illegible]的困難

[illegible]。

困難，我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，我看到

他雙手[illegible]人一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他[illegible]人，他[illegible]，分[illegible]的舞蹈，

動作誇張而簡單，[illegible]風吹！

答不上來！

先把我們[illegible]所在[illegible]人[illegible]的，我不用信他來回一次，隔

了若干時日之後，[illegible]多[illegible]、[illegible]森林中[illegible]！」

我望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那個山洞？

[illegible]！」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們到哪裏！？」

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尺[illegible]樹木

的豐厚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：「[illegible]到達那個山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如何，我們[illegible]的路，就可以有分曉

了！

[illegible]我的建議，[illegible]，他嘆了一口氣，[illegible]：「我[illegible]很久了，可是

使我也[illegible]！」

[illegible]不可解之處的

緣故。[illegible]也[illegible]和[illegible]說[illegible]說之際，[illegible]聽得[illegible]大

聲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指着前面的一片

峭壁，道：「看！你們看！」

我一面走進去，一面叫道：「奧干古達，你為什麼不亮着電筒？」

我[illegible]，當[illegible]的聲音[illegible]前面，[illegible]奧干古達的回答。

[illegible]

光芒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電筒，[illegible]。電筒[illegible]射處，可以[illegible]通[illegible]尺寬，[illegible]是[illegible]的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得異樣的聲音。[illegible]，我和[illegible]人都[illegible]吧

[illegible]分鐘

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了，[illegible]，也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到九亮，就聽到奧干古達[illegible]，雙手舉向

[illegible]人[illegible]

[illegible]人[illegible]的姿勢，十分奇特。就像是世運會的長跑選手，終於跑到了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他[illegible]九亮，我真有[illegible]，而且那光亮，也不是微光，而是一股相

當産的光芒，我也[illegible]個人[illegible]時，我看[illegible]他雙手向上

舉，[illegible]個人[illegible]看，然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看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是[illegible]個，「[illegible]尺的口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巨人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巨大無匹的

「眼睛」！

「[illegible]睛」，[illegible]橫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可是有

[illegible]異樣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巨人的「[illegible]睛」作膜

拜！

的使巨大的「成績」，像是我見到過的「那東西」，只不過作了極度的放大，如果說就是維

[illegible]

隻巨大的「眼睛」。再向左，所有的人仍然伏着，有一個人站了起來，這個人的姿勢，是正在向前走，他的神情也沒有什麼特別。再向左看，所有的人仍然伏着，一個人站在他的面前。

我一看到那站着的人時，就不由自主吸了一口氣，那人的臉上，只有打橫的一隻眼睛！就像我見到過的蔡根富一樣！

我又吸了一口口水，再向左看去，我在視線向左移之際，身子也在轉動，這時，正好轉了一百八十度左右，我看到那一行圖，恰好自左至右，連着那隻巨大的「眼睛」。

我不理會那行圖，繼續看着壁畫，壁畫的另一組，一個有一隻打橫生眼的人，坐在一張由樹枝紮成的大椅子之上，在他的周圍的人，姿勢都怪異之極。不過我對於這種怪異的姿勢，却一點也不陌生，因為昨晚我就看到過奧干古達用這種方式舞蹈！

我再度旋轉着身子，當我看到和那巨大的「眼睛」對面的那一組壁畫之際，我呆了半晌，實在，一口氣也喘不過來。我首先看到了許多類似人但一隻橫生眼的人，他們在畫面中的，看來全是巨人，為數極多。我必須說明一下，這壁畫畫得極其精細，以致看起來，那樣的一隻巨眼的人，至少有上千之多，在前面的，和與人同樣大，在後面的，密密層層地擠在一起。當時，我的感覺，全然不像是在看一幅靜止的畫，而像是在觀看一個極其巨大的銀幕上放映電影一樣，有着極度的立體感。

看來那麼多巨眼怪人，正像是在拚命擠着，要向前走一樣。

這時我處身之中，實在是靜到了極點，但是由於每一個壁畫上的巨眼怪人，都張大了口，臉

上的肌肉形狀，也顯然是在大聲呼叫，而誰又畫得如此之生動，是以我在壁畫上，像是聽到了一

[illegible]

鏡頭」，我看到一大片山野，在[illegible]翻覆，顯然是正在作著劇烈的地震，大團塵烟，直冒上天去，已經看不到有人，[illegible]。

我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到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

，山嶺起伏，延綿千[illegible]、

我[illegible]轉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看到了那隻巨大的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

這巨大的[illegible]

什麼人[illegible]的，[illegible]

「這我[illegible]」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到了[illegible]高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正中[illegible]隻[illegible]巨大的[illegible]

[illegible]變幻[illegible]

了解這[illegible]的是[illegible]！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口氣，我[illegible]

「比拉爾，[illegible]

的經過的，你看看，它們究竟想說明些什麼！」

比［illegible］爾［illegible］，自在［illegible］，緩緩轉動着身子，看看那些壁畫，我從他臉上神情的變幻之中，可以看到他心中的激動和驚異。等到他看完了，我又問他［illegible］的時候，他才道：「天，［illegible］一場可［illegible］義的戰爭！」

我［illegible］清楚的印象，說道：「不，［illegible］，那是戰爭，戰爭的一方是……」

比［illegible］，「［illegible］人類！」

［illegible］直截了當［illegible］，「稱之為［illegible］，雖［illegible］數［illegible］比［illegible］多，總有［illegible］，說［illegible］稱［illegible］維合［illegible］。」

可［illegible］，問題來了，我說道：「在［illegible］，戰爭的［illegible］事！」

［illegible］頭［illegible］：「是，在［illegible］大翻覆的變［illegible］農［illegible］！」

我［illegible］：「［illegible］的，那是一場［illegible］，那［illegible］，從［illegible］，往［illegible］！」

比拉爾的神情十分疑惑，道：「那麼，從整個［illegible］看來，［illegible］大神的降臨，反而表示了他們的消滅！」

我道：「看來正是那樣，那麼多維奇奇大帅，今到了何處去了呢？」

[illegible]

……自然是他轟的。

[illegible]

……是不會……我的！

……明白他轟的……

[illegible]

……因爲我實在……移尸體」

[illegible]，是什麼意思。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有色蒼白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

我不知道數十古在是何時變成了眼睛怪物的「移居體」的，但是我們可以肯定，眼睛怪物在

侵佔了人[illegible]。人的[illegible]被控制的。其中還有一個局部，一個局部隨時可能相當多。不少，當我昨晚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像個人一樣被完全控制的！

當我在觀看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的[illegible]來。

[illegible]一樣，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腹際。

由此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他[illegible]聲，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。

我的[illegible]與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一種特殊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觸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與[illegible]。

雖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，而是多[illegible]物的！

發聲系統。

[illegible]，我已顧不得它[illegible]的反應[illegible]了，而且，我也沒有[illegible]名啓，只[illegible]

在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然[illegible]，疾[illegible]。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躍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的意料

之外，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發現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

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點，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的

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沒[illegible]，我伸手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了與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部下，我的手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。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來，他來到我的身邊，道：「[illegible]？」

[illegible]

「[illegible]」

[illegible]

發現了？

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。現在，[illegible]

奧干古達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拔插在[illegible]上的小刀，我忙道：「[illegible]

等，先別將刀拔出來！」

[illegible]

?我不記得了！」

[illegible]

我道：「你必記得！

奧干古達喘起氣來，道：「我的胸口是好像有甚麼東西的，當我退出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擦破，我在[illegible]那之間，只覺得[illegible]的感覺，[illegible]時間，接着，就沒有[illegible]感覺，而我的[illegible]，就開始痛起來了。」

我和比拉爾互望了一眼，道：「是的，你忽然之間，要放棄一切！」

奧干古達像是全然沒有聽到我的話，繼續道：「當[illegible]，我在[illegible]的胸口[illegible]

也看到這裏，醫生變得異常驚訝，雖[illegible]下去，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驚呆了，醫生[illegible]我們，奧干古達[illegible]我已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，就到我曾經到的這裏！」

我不由自主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奧干古達，不錯[illegible]，聽我的分析！」

奧干古達向我望來，雙眼之中，充滿了疑惑的神色。我道：「我先要問你，[illegible]混亂之外，是不是還有別的感覺！」

奧干古達道：「沒有！」

我伸手在他胸前，那怪眼的周圍按着，道：「不覺得疼痛？」

那些[illegible]，的確全被壓在地下，當時一定曾經有過一場天翻地覆的變化，一場大地震，地面上的一切，全部壓到了地下。

[illegible]大地震中，[illegible]成了巨大的山脈，也許原來的森林[illegible]壓[illegible]被[illegible]埋[illegible]下，經過了不知多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依然[illegible]直到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節所提到的

黃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我們總算[illegible]事情弄清楚了。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我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」

[illegible]比[illegible]的胸口多了一雙[illegible]、[illegible]他身體的組織，

顯然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所以我也用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樣，[illegible]西？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如何[illegible]一點也不[illegible]響。

西，卷在那個[illegible]之[illegible]，而被比拉爾重重[illegible]打下去，將那層緣上去的東西打碎了，才顯露出那個平面來。

我向奥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還是滿面[illegible]，我忙道：「快來看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

這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漸漸顯[illegible]出來，雖然下[illegible]大部[illegible]被外層石狀的東西[illegible]公分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手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分，看[illegible]了，[illegible]物[illegible]的外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附[illegible]物，[illegible]東西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番檢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了。

[illegible]，我們[illegible]時間。奥干[illegible]：「我不[illegible]天一[illegible]

我就要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醫院[illegible]手術！」

我[illegible]比[illegible]，對於奥干[illegible]，我們雖然有[illegible]義，但[illegible]想到他身受的痛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人[illegible]，對奥干古達的生活，[illegible]點也不好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點，也顧[illegible]我的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

一種。

第一個[illegible]後，一個接一個[illegible]人[illegible]進[illegible]個人的[illegible]若一個火把，山洞[illegible]

中，鐵我成自己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惟我的士人，與本不往當日同日野的陪番，自是神情嚴肅，目注洞外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‧他們一手舉着火把，另一手，都執着武器。

我決不敢說[illegible]中的古代符，它[illegible]的人數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數出數[illegible]進[illegible]數，[illegible]響過的回

[illegible]作家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要[illegible]、點[illegible]人會[illegible]發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是作者從[illegible]守出去的；對於這一點，我[illegible]道，因為怪眼侵進與于古[illegible]

凡和富商射擊怪眼的神情聯繫起來，我心中就也升起了一個疑問，而且不能不一直想下去！

我的疑[illegible]國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只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個

能[illegible]有一陣極[illegible]的麻木，然後，[illegible]口

已被它所控制[illegible]

一個人，[illegible]被控制之後，[illegible]個人的思想，就[illegible]控制的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疑[illegible]際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通[illegible]總

有點使人疑[illegible]

亡，[illegible]這樣簡單的方法[illegible]

有一點了吧？

這時，我的思想仍然[illegible]，但是我却[illegible]一直[illegible]的事，決不會如此簡單！

但是我在想着，[illegible]這一疑點，[illegible]有了變化。

首先，是[illegible]一種目性異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之一中激起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恐懼之感。

他們兩人[illegible]的聲，在洞中的所有的人，都發出了一種如同瘋狂一樣的神情來，望着他們，[illegible]這麼多人齊聲呼叫，[illegible]他們[illegible]種瘋狂的神情，而且[illegible]動地，我們按着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我抽[illegible]比拉爾望了一眼，只見他的臉色，灰白，難看，他也像我一樣，被眼前的情景所震驚了。

在[illegible]富[illegible]的人，[illegible]大約一分鐘之久，雙手舉起，[illegible]下來。[illegible]所有人也一起停止了呼叫聲。

[illegible]轟轟[illegible]聲響，[illegible]繼續了[illegible]久，[illegible]我看到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自[illegible]變[illegible]一[illegible]指，指向我[illegible]。

我，看到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貫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是我所聽得懂的[illegible]，好像是他一直在使用這種古怪的語言一樣。

我[illegible]在[illegible]之際，與[illegible]古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震動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大石之後，[illegible]立了起來。

[illegible]這種[illegible]的行動，實在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比拉爾[illegible]人，不知如何才[illegible]。

何反應，事情就已經發生了！

令與士人殺死與千古達。

[illegible]什麼[illegible]大的難事。而且與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睛的控制了！

[illegible]直到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異。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知道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我看出了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?」

我道：「他們打了起來！」

[illegible]

叫「他就是他」，「他不是他」？

鎮定，[illegible]有勇氣走出[illegible]！

「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們[illegible]了什麼事。

在山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兩[illegible]事，讓我[illegible]！」

「[illegible]自己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。」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久，我[illegible]

下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的手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聲響：

我瞭解[illegible]到山[illegible]的情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能比我離去時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是，看到[illegible]的情[illegible]，我也

不禁呆住了！

[illegible]頭[illegible]距離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人，[illegible]，

[illegible]一[illegible]的，[illegible]疑問，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而是

[illegible]見了，[illegible]的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慢慢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，就看到[illegible]，在移動着，向我接近。

一動也不動地在地上。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我道：「看來是這樣！」

[illegible]

什麼。

[illegible]

種十分輕微的震動。

接着，在我還未[illegible]比拉爾[illegible]這[illegible]金屬[illegible]發響，我按着的面，突然向下移動，[illegible]轉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看來，像是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金屬體[illegible]樣，[illegible]。

比拉爾[illegible]起來，和我[illegible]，多[illegible]這[illegible]西之際，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這[illegible]是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像是一種十分精美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一規則[illegible]東西的形狀。

我見到比拉爾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這[illegible]出來，[illegible]金屬片上，[illegible]有着曲線，曲線分割[illegible]形狀，[illegible]分裂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看我，[illegible]島的[illegible]！

比拉爾失聲道：「英國！」

[illegible]、[illegible]格蘭、蘇格蘭、[illegible]爾蘭，[illegible]

種語言中，會不會是每一片地圖，就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！

我呆了[illegible]

找一個地方，來試上一試！」

在我講完之後，路停了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一幅歐洲中[illegible]部的地圖，[illegible]疑問，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的意大利

比拉爾道：「當然，[illegible]我的手指，就放在這地形一塊的[illegible]，那便該是法國！」

我道：「可是，[illegible]並沒有[illegible]國之間的邊界！」

「[illegible]國的領袖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用說明[illegible]的。」他問，不知道是什

「藝術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眼[illegible]！」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敵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是[illegible]

人，而我們[illegible]的人的語[illegible]」

我道：「[illegible]我們[illegible]！」

比拉爾道：「我們[illegible]個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自[illegible]語言的古國！」

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人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人[illegible]

出印度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會有人聽得懂古代的可言

[illegible]、埃及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個音節

的古代[illegible]語[illegible]，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的年代，[illegible]是太久了[illegible]。可疑，我

或許[illegible]

比拉爾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自金屬片上發出來的聲

我[illegible]多種，我可以聽得[illegible]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我聽到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「[illegible]，聲音[illegible]了起來。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「[illegible]或者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起，或者[illegible]

些怪眼有關的。

[illegible]箱子的生物，却[illegible]

[illegible]。在地球[illegible]進眼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生之後的[illegible]聲音[illegible]在地球[illegible]

可以說是無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遍又一遍聽著，漸漸地，我[illegible]

書」中的句子，結構就與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通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聽，我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比[illegible]過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動，[illegible]筆，比[illegible]時將

[illegible]筆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處[illegible]實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也不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邊我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

音節。

直等到[illegible]頂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脊椎骨，簡直[illegible]僵硬

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直[illegible]骨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在我[illegible]來的[illegible]，我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頭，比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是根據[illegible]的經歷，我[illegible]的意思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組織」[illegible]

稱為一種邪惡。這種邪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在邁步向前的[illegible]

我道：「一定是！」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邪惡[illegible]

最善於欺騙——」

[illegible]

一眼。

[illegible]

大神，而將他的同類殺死！」

體，[illegible]

比拉爾的神情das來[illegible]，我將[illegible]在他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它們就[illegible]佔據人[illegible]來眼睛的[illegible]、破邪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人[illegible]破邪[illegible]，我們自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佔據了大部[illegible]地球人[illegible]。

比拉爾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邪[illegible]，我們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戰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比拉爾教我[illegible]問[illegible]，問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

我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

[illegible]了，[illegible]

比拉爾答不上來，囁嚅着道：

「我[illegible]的，我們[illegible]，我們[illegible]的，是兩種外星生物之間的鬥爭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戰場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邪[illegible]，自殺者才[illegible]自殺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邪[illegible]邪惡[illegible]巧妙的方法，佔據了人體，而生存下來！

[illegible]殖的[illegible]……他們全人在繁殖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繁殖，也有一種意義的解釋，和肉體的繁殖，另種是精神的延續，我[illegible]自己，邪惡的延續，[illegible]——

[illegible]這種怪眼佔據了地球[illegible]

[illegible]還有人是[illegible]

[illegible]他們的[illegible]邪惡的念頭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邪惡的念頭麼？」

[illegible]或[illegible]或[illegible]是這樣的！

[illegible]或[illegible]」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發現了[illegible]

[illegible]地球[illegible]

的[illegible]佔據了[illegible]

[illegible]怪眼[illegible]對[illegible]產生這樣大的恐懼感！」

[illegible]

剛才一剎那之間，我或許眞的神情古怪，我也的確曾經想到過：爲什麼奧干古達被怪眼侵襲，而比拉爾沒有。但我只不過是想了一想而已，我絕想不到比拉爾竟會這樣敏感。

我儘量使自己的臉上，現出誠懇的神色來，而事實上，我的心中，也的確十分誠懇，我道：「比拉爾，你怎麼啦？我也進過那通道，如果我懷疑你，難道我也懷疑我自己？我絕沒有懷疑你，絕沒有！」

比拉爾又盯着我一會，才苦笑起來，道：「謝謝你！」接着他又喃喃地道：「人在有邪惡思念的時候，在他的眼睛中，可以覺察得出來，這種現象是一種巧合，還是地球人在若干年之前，全被怪眼侵襲過，而留傳至今的一種遺傳？」

我搖着頭，比拉爾的這個問題是無法回答的。比拉爾定了定神，道：「蔡根富在殺了同類之後，曾有一個長時期被關在監獄之中，爲什麼那時，他的臉，看來和常人一模一樣？」

比拉爾不斷向我提問題，事實上，我剛才講的一切，只是揣測，我只好繼續揣測下去，道：「或者那時，怪眼是在他的胸前，或是在另外部位，或者，怪眼那時，代替了他一隻眼睛的位置。我始終相信，怪眼侵入之後，就佔據了人的思想，蔡根富之所以能堅持着一句話也不說，以及事後逃走，找到了花絲等等，都非有極大的能力策劃不可，這種事，就不是頭腦簡單如蔡根富這樣的人，所能做出來的！」

比拉爾點着頭，同意我的分析。我又道：「蔡根富使花絲也被怪眼侵襲，侵襲花絲的怪眼，多半就是蔡根富身上那隻化開來的。他們已經聚集了那麼多土人，如果不是奧干古達和我們在這

裏，怪眼又被那種光線消滅，不知道他們如何興風作浪！」

比拉爾喃喃地道：「興風作浪，興風作浪！邪惡的意念是興風作浪的動力——」

他講到這裏，抬頭向我望來，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讓我們離開這裏吧！」

我指着那金屬箱，道：「怎麼處理這箱子？將它抬出去，好讓世人知道若干年前，在地球上曾經發生過一件這樣的事？」

比拉爾呆了呆半晌，道：「不必了，讓它留在這裏吧。讓世人知道，是沒有用處的。如果邪惡一直在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地生存着，知道了有什麼用？」

我也很同意比拉爾的說法，有實質形體的邪惡，可以壓在地下許多年而仍然生存。佔據了人體思想，無形的邪惡也是一樣，只怕再過一百萬年，甚至永遠，都不會消失，除非所有的人全死光了，也或許，所有人死光了之後，邪惡會選擇地球上另一種生物來做它的移居體！

我和比拉爾都沒有勇氣向三具屍體再看一眼，一起向山洞之外走去。

當我們出了山洞之後，走出了十來里，看到一個山坡之上，幾百個土人仍然列隊跟着，現出虔誠而駭然的神情，還在等他們的大神出現。

我們並沒有和這些土人說什麼，只是在他們的身邊經過。當我經過他們的時候，我心中在想，這一個地區的邪惡——那種怪眼，是幾乎全被消滅殆盡了的，這是不是可以解釋為土人比較純樸、愚蠢，還保存了原始人的純真？如果不是邪惡的侵佔，全地球上的人都應該是這樣子的？

一路上，我和比拉爾還是不斷討論着這個問題，可是得不到結論。

我們比來的時候多花了大半天時間，才來到了直昇機的附近，當我們登上直昇機之際，比拉爾道：「我們是三個人來的，如今只有兩個人回去，我們如何向當局解釋奧干古達的失蹤呢？或死亡呢？」

我呆了一呆，這個問題，在我心中已經想過好幾次了！奧干古達在這個國家之中，是一個地位重要的人物。而他死亡的經過，又是如此之怪誕，如果我們照實講的話，一定不會有人相信，甚至當我們是謀害奧干古達的兇手了！這的確是一個難題！

我想着，並沒有立即回答，直等到我發動了直昇機，機翼發出震耳的聲響時，我才開口。我選擇了這個時候開口，只因為我想到的主意，實在不是誠實的主意，有機翼聲遮着，可以使我的心理上好過一點。

我道：「比拉爾，我看當地政府不見得會立刻追究奧干古達的失蹤問題，你、我一回到首都，立刻離開，事後，他們雖然想追查，也鞭長莫及了！」

比拉爾點着頭，道：「好辦法！」

他在同意了我的辦法之後，望着我，道：「那金屬片，是怎樣形容邪惡的特性的，關於欺騙和說謊？」

我苦笑了一下，說道：「說它最善於掩飾、說謊、僞裝和欺騙！」

比拉爾道：「你……的辦法……恰好是這種特性的寫照！」

我的笑容一定十分之苦澀，因為我還要將這種特性作一次完善的發揮，我在開始想，如何編

造一個故事，去應付老蔡，我沒能將蔡根富帶回去，我必需編造一個令他相信的故事！

邪惡的特性！我有，你有沒有？只怕就像人臉上的眼睛一樣，人人都有！